

First page of cover.

西藥畧釋

卷一

European Remedies
for Disease

Canton, 1923.

[In Chinese]

In 4 vols.

—

Vol. I

B.

See Index in English
Vol. IV.

To be bound with all covers.

From
— Dr. Casey Wood —

Hongkong, Sept. 27, '26.

新 增

民國三年重印

西藥略釋

羊城博濟醫局藏板

戲像

羊頭對衛晉白蠟酥

西藥各單

又因三年重印

序

自中土本草綱目一出莫不以為藥類美備矣然究之華藥多泛而無憑西藥較實而有據嘗考大英大美大法大俄大德諸國每國中向有醫局數百而所用之藥靡不精詳如某症用某藥則功小而緩而用某藥則功大而速既有實驗然後達諸新報佈告同人而且症有新舊輕重之殊人有老少壯弱之異莫不條分縷析此西醫用藥所為實而有據也夫西國名醫所譯醫書不少惟未發明藥性如何功用如何是以華人未達不敢遽嘗耳

嘉醫士痼瘕在抱。胞與為懷。既以西醫普濟夫華
人。復欲以西藥悉傳於中土。斯非中外一體之意
耶。獨是西藥甚繁。或為瀉劑。或為吐劑。或為補劑。
或為斂劑。不一而足。外此則或發表。或化痰。或殺
蟲。或改病。或調經。或平脈。或平腦。亦難枚舉。又況
能解酸。能引炎。能止痛。能寧睡。能利小便。能行氣
血。而諸藥之類多奇效者。更不可勝數也。然則識
未廣。心未細。豈足與言西藥哉。蓋西醫凡遇一藥。
則必叙明出處。叙明製法。辨其形性。詳其功用。精
益求精。故能以少許勝人多許也。至若其力雄其

用廣而該藥之能入數門者並不嫌迭見焉余與
嘉醫士周旋日久知其仁濟情深因即泰西藥品
切於時用者相與譯為西藥略釋一書蓋是書煞
費苦心不知幾經博覽幾經細覈而始譯成也然
嘉醫士於此猶不敢自以為是復敬請 大國手

黃綽卿先生迭次校勘而後付諸剞劂則其用藥
之精細亦概可見矣今書已纂成問叙於余余愧
非世擅岐黃者然生平紅幕杏林香懷橘井嘗歷
考本草醫方諸書窮原竟委方謂藥經闡發已極
周詳及觀西藥臚陳尚有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然

後嘆醫學之愈推而愈廣也。醫者誠合此書濟世，
將有以補本草所未備，及未精者，庶幾盡美而盡
善焉。惟是語由繙譯，祇期顯淺，不事艱深，至若典
叙桐雷詞鋪芝露，仍俟博雅君子匡其不逮，彌切
翹瞻矣。是為序。

光緒元年乙亥孟冬上澣莆田林湘東謹序并書

西藥畧釋

孔繼良譯撰

嘉約翰校正

總論

凡人不能無疾病、此藥之所由而設也、大抵藥不一端、爲用甚廣、金石草木、種類各別、有可作食品者、如白糖、豬膏、蛋白及油、酒等物、是有用以配製食物者、如生塩、火硝、椒末、芥末、白醋、葱頭等類、是顧以上諸物、其用以作藥者、尙少、而不徒用以爲藥者、尤多也、若物之專入藥品者、味固多苦而臭亦異常、有服之而令身體弗安、臟腑發力者、如服吐瀉等劑、是也、有服之能令

臟腑和緩者如服止痛寧睡劑是至服藥不惟無濟而反有壞亦祇由用之不當耳夫物之可作藥者非必盡有壞人之霸力而物之有霸力壞人者亦非必盡可作藥大概藥之爲物其有能壞人而亦有能療人者居多也第或損或益而在藥之爲力初非有異惟服之得中斯藥之發力亦得中故能益服之太過故能損而已乃若採毒物以入藥其毒之大者功力愈大其毒之小者功力亦小是在乎善用不善用耳蓋用之得法則立能奏効而用之失宜則反以貽害可不慎歟然此理不特藥品爲然也卽推之光熱亦然試觀光熱固能養育生物然使光熱太甚詎不反有壞之乎其理亦由是耳獨是治病固賴乎藥也而

藥又不能獨收其效，故藥祇爲却病之一端也。而治法則包括甚廣。天時、人事、水土、風俗，或藉日之光，或吸空之氣，或擇風土之高厚，地利之和暖，寬心制慾，守靜勿急，及凡一切寤寐行動，居處飲食，皆非關乎藥力，常可去病療疾。他如暖水之氣，可發表，電氣之力，能壯筋，亦屬天工、人事，以補草木所不及。金石所未備者也。故苟能於未病時，寡慾養心，斯勝臨病時求醫問藥，千萬倍矣。可知金石草木之不足恃，而居恒調養爲尤宜。謹也。然論醫者之本分，不獨以胥脈開方足盡厥職。凡以上各事，皆當留心審慎，使徒開一方，胥一脈，以作營求之計，不徒大失爲醫之本分，亦有愧濟治之本心也。且夫治法中更有不用藥而

用器者、如割症之刀針鉗剪製造精詳、措施美備、是又以智巧奏功者也。至若以藥劑爲功者、則必透識精詳、深明底蘊、庶克用之無誤耳。且藥類之載在書者甚繁、舉凡金類、木類、草類、及禽獸中之可取爲藥者、如鹿茸、麝香等物、皆宜覈其來歷、辨其形性、而且選藥製藥之功、亦宜知其大旨。至諸藥功力不同、或宜於此、或宜於彼、用藥者由當變化從心也。今設有一症於此、而數藥皆可治、固宜會而通之。至各藥尙有諸多妙用、不又當分而覈之耶。蓋天下嘗有一藥、或能療一症、或能療數症者、是宜將詳論之書而細察也。抑嘗有一病、或宜用一藥、或宜用數藥者、是又當將詳論諸症之書而深究也。

論藥之源

藥類之所出見於草木金石與鳥獸者不一而足惟其功力獨在其精華而已夫草木金石固有精華可取而鳥獸亦惟用其最要之處如鹿取其茸能取其脂顧不加以化覈泡製則雜質藏於內而精華反爲所滅矣然則藥固貴用其精華而精華必待覈煉而後得也又況製一藥嘗得二藥以用之如金鷄納霜之得自先高望樹摩啡之得自鴉片烟泥是也然取金類以作藥其中不無雜質仍宜用法去清方得純淨若藥之取於生植物者亦非全體均有功用誠以此中有合用有不合用者宜細擇焉且生植物之藥有取其未成者製之有取其已成者製之則孰宜於生孰

宜於熟觀宜細察也。又況有同是一藥而所函之質亦有幾種。則製藥者雖均入取究宜分晰。至若植物之藥多生南方蓋因多熱也。少產北方蓋因多寒也。然縱將南方植物移種北方而究之藥力亦遜其半。且取植物以爲藥其產於肥田者功力則較勝磽田其近於鹹水者功力亦較多於淡水是宜洞悉也。然而藥之功用初非揣測者所能知也。溯其始緣古者患病爰採各藥嘗試而後知之耳。

論識藥之功用

蓋用藥資乎見識必真經鍊乃能操必勝之權。是凡藥固前人經驗必效者或千載或百年積累相傳始克有藥且多不能入。

飲食之類則其質性氣味非平和可知則藥固非可輕於嘗試者也然則辨藥者亦因偶爾自嘗而知其爲藥乎抑或適見禽獸有疾因食某樹某根以就愈於以知其藥能療病乎且問之天下各國皆以爲藥之來源未易究其底蘊然每病時必須服藥而藥到自知其合與不合有深心者自可於此悟矣顧必先有成見於心而後證之於書驗之於人一日之見識須費百日之參考兢兢業業念茲在茲庶幾參考曰深見識曰廣耳夫何謂自有成見於心設人當實熱口渴之際孰不欲得凉水而飲之雖然凉水之於熱症亦有合有不合者然卽此一端亦可爲識藥之一助云爾

且夫病更有不治而自愈者其轉機常可見之或自汗或自利或瀉或嘔或流鼻血或發出皮膚而病自愈者是皆內積成病得外洩而自痊之理也由是則有擬用發表之劑者焉然必先於禽獸試之或人偶然嘗試始知其有斯力耳不然何能憶其爲表劑哉厥後又有以熱水之氣蒸發見汗者至今常多用之而奏效不少其餘作嘔亦有用暖水以助之者凡此皆經前人嘗試而驗者庶後人乃得用耳顧藥有始自古人而用者亦有始自今人而用者而要非考覈既確未可妄用彼世俗所用之藥類多純雜弗一惟習而不察故未知其弊端耳抑知藥宜小心試驗慎勿輕信謬言卽服後偶有功效亦未可遽以爲實醫

者須深明臟腑體用如何然後投以藥劑庶能百發百中

且夫人類固有壯弱之不同或父母遺傳單薄加以培養失宜居處不潔飲食無度種種弊端皆身體孱弱百疾易生凶疾叢見縱有靈丹妙藥亦罔可有救之機是病不足以藥治者也再論藥石更有純雜之不一有原質之性有配製之性或多或寡有重有輕選擇不精配合匪當則投之無功是又藥之誤病者也故論病則極難而用藥亦非易醫者凡遇大症須先將病之來歷詢明一切隨錄於簿而後每日用藥如何會否應驗亦宜陸續登誌如此則症既詳明自可變通而治也西國良醫多遵是法

至論學醫之道，既須考識各藥之源，尤當先明治病之理。夫何
以謂之曰治治也者？去其體內本無之疵，累還其臟腑固有之
真能也。夫人受天地以生，賦稟原無疾病，偶染之則本來之功
用，必有所不安矣。然聽其不安，則久之必有所損，勢必設法以
安之。此藥之所由而用也。夫藥之功力爲何？亦惟有扶其自然
之力，助其固有之功而已。故遇虛則補之，實則消之，亂則合之，
塞則通之。如此庶可安其所不安，治其所未治。至於退疾復元，
猶在自然固有之力，而非獨以藥見功者也。由此觀之，藥劑固
可以安功用，而功用始足以祛疾回生。故當耄期之年，功用全
失，則雖聖藥靈丹，亦不能延年益壽也。按病人之臟腑雖當病

時其功用時有摧疾之力，試觀勞瘵之人，其肺內之壞體，常可自化而成乳餅，嗣後即可無害，此非藥力所能爲，而亦本來功用之良能也。然則治病之法，最妙莫如暫保其功力，使其力有可緩，則功可盡施也。

再觀皮外傷損，常能不治而自愈，病狀雖屬輕小，而究其埋口平復之力，要亦在自然之良能也。何則？大凡所傷之處，必有生長之機，既生明汁，復長生珠，血管串連，肌肉彌縫，此皆自然之力。千載以來，人竟不明其理，反妄加膏丹，誤施藥料，倘治之不合，反增其苦，豈不誤哉！且由外皮傷損，推而至皮膚瘡疥，亦同其類，及凡疾病，亦皆有自然却病之理，時或力不足，未克盡退。

其疾然亦未嘗不可減輕其勢，獨是病勢時重極力亦不能祛之，則須藥以助耳。然凡病必有其始，不拘何病初起必有一定，不舒或四肢或臟腑各具自然驅病之力，譬如眼內偶爲沙垢吹入，該眼必覺痛鬱不舒，始則開閉阻碍，或以手擦之，繼則發淚以沖之，終且血管亦脹紅，炎腫發甚，或發膿，無非欲沙垢得出，此皆眼內祛逐沙垢之固有功能也。再如偶食不合之物，或令胃內皮不安，始必發悶作嘔，甚或瀉，務將其物逐出，乃止。又胃腸本來之功力，醫者祇可用藥以助之，或令其多發，或或保其腸不失力可也。更有內受積鬱，得外洩而可免病者，或流鼻血，或瀉或汗而病自愈者，又有病在危急之候，忽見轉機。

者常於大熱症見之、或一處流血、或瀉或汗、或小便清長、人即
清爽、此其忽愈之機、必有一定之期、察內科熱症、自可知之、若
有自然而然之勢、醫者須聽其自然、惟有設法以保全其力、扶
助其精神則智矣、夫何謂保全其力、扶助其神、即以大熱症而
論、當其始也、既寧睡而安、無語昏昧之態、自可聽其轉
機、之後則囑其戒口勿勞、靜養足睡、此即莫大之功、若能如法
謹慎、則勝服藥十倍矣、願勿視爲淺常而輕忽之、則幸甚、況夫
病症不一、有雖用藥而罔效者、亦有不需藥而自愈者、其在罔
效之症、固不必論、而在自愈之症、則縱投藥見效、亦不得遽以
爲是藥之功也、

論品評藥性

欲知藥何以能治病。必須先明二理。一則藥果有愈疾之力乎。二則藥何以施其力。對曰。藥固有愈疾之力。然必用之合乎其力。且必以藥之力。助其自然之力。則事無不濟矣。是非卓於識見者。不可。卽藥之何以施其力。亦更資乎見識。必久經試驗者。乃克窺其奧。且試藥之法。必先於無病者。服後見其功力如此。更試以禽獸。又見其如彼。必有確據。然後乃載之於書。行之於世。蓋藥原爲治病之設。用藥者。必須深明斯藥之功。明證斯藥之效。庶幾可以言藥耳。不然。何貴有醫者乎。是則爲醫者。固宜於藥之功力。日加考覈。此藥之所由愈出而愈多也。且驗藥不

獨有識藥之明，尤貴有識病之原，驗病之狀，而病狀之中，又有忽然遷變之態，勿驟信以因服藥而致者，蓋因服藥見效，而病狀忽改者，固不少，卽因自然之力，而病見轉機者，亦正多。醫者既不可歸功於己，仍不可歸功於藥，縱使藥有其功，亦不過能助其自然之力，以却病而已。是故善醫者，首貴保其天工，然後更慎其人工，庶幾明治病之理耳。而尤爲當慎者，乃初劑用藥，苟非考察至真，常多錯誤，是更不可不慎也。

況前人相沿所用之藥，亦多泛設，若非從中細覈，又安知其多無功用也？茲則試驗之法更詳，復覈出諸多新藥，以供療症醫者宜博覽焉。凡驗藥之功力，宜以各症核之，蓋症有新旧輕重。

不同而用藥亦貴得宜服後則細驗病情如何功效大小便可定其藥品

然苟病症自起至止皆循乎一定之勢無忽兼別症或突見危急則藥亦易施治故能確察起病之原證驗服藥之效按部就班自無不愈也是以醫者首貴能明病之來歷用藥尤資乎卓識更能善理其自然之功庶可以言藥耳有一不到卽不可以言醫更或另開生面或左道惑人則害世深重罪不容誅有司當絕禁之且夫善理自然之力者其奧妙更難預言醫者宜隨機應變如遇發炎之症必須令其靜息然肺爲呼吸之部時需用力刻不能息倘遇肺發炎則將何以令其息乎昔人每以在

放血減其炎勢，世世相沿，皆以爲可以見效。孰不知肺發炎，可以自愈，而非放血可以奏功。間於初起用之，或可減病，不然則反增其苦耳。蓋在初起，炎勢正盛，放血固益。且此時明汁尙少，常可自散，故功非必盡因放血而成。而出乎自然之力，著尤多也。再若用藥，則非經於病者，明白屢驗，更不可驟指其有功。縱使於無病者，服後見其功力如此，以爲合於某病，或更經用於病而偶有效，仍不可盡信爲藥之功。蓋其中每有自愈之機，稍迎合之，卽成其效，故不可以一人一地一事一時而可定某藥有治某症之功，必隨時參考。今昔互證，既經爲經見，亦共信共聞，乃有實濟耳。

且良醫識藥愈真見識愈廣而益言藥無治病之功然時或得一藥以助其自然之力則效驗特奇是旣不得謂藥無益亦不得謂藥無損也惟在善用者而已且夫試藥於無病者謂之格藥之性驗藥於有病者謂之治病之功而藥之性易格而病之治難成蓋無病嘗藥功力可以立見而有病服藥效驗未必驟呈臟腑旣有不同形勢常多遷變兼連之事不一端自然之力不一定故雖於無病者知某藥之有某功效仍不能於某症而見其果效蓋藥之在無病者之臟腑與在有病者常相懸殊然能於其互相懸殊之處者其所以然之故則必當於其肢體臟腑與功力內證驗之如此則雖不能於藥性一道得其全旨然

較之徒試於無病者，又進一境矣。

且西國品評藥劑，更有一法，譬有十人於此，同患一症，醫者或用此藥療之，或用彼藥療之，服後則核其獲效人數多寡，即可定藥力之優劣，顧同此一症，亦宜分孰老孰幼，孰壯孰弱，庶無遺憾，否則此法未可妄用也。大抵士農工商人故不一，而北寒南熱，地亦各殊，所以同服是藥，而藥之功力亦不盡同。卽養者身體或有染症，或無染症，而見效仍有微別，醫者於此豈容混視？夫在無病之人，其試驗夫藥，尙有如是分辨，況患病者，內臟功用，又與無病者而迥異乎？是知用藥療症，尤貴小心翼翼矣。獨是論病症，則各有不同，如大熱症則週身之肢體臟腑，罔非

受病之處別症絕無此勢，蓋病症固無二者相同，可知藥之功
力不獨在無病者，與在有病者固相懸殊，卽在此症與在彼症
亦大相逕庭，故藥到無病者之口，則可必其功力如是，而藥至
病者之胃，則未敢保其性能如是也。其所以然之故，是非評驗
之不足以盡信，試卽以拔毒膏卽吊膏而驗之，苟貼之於無患
處，則頃刻必紅腫，隨起水泡，嗣後水乾，則可平復。若於霍亂症
當身冷脈遲之際，而以此膏藥貼之，則無紅無泡，然若於生血
蛇之人，正貼在瘡疽之處，則痛不可忍，且紅腫而潰爛，惟於外
皮一二處生瘡發炎，則貼之又可治愈。又如鉄質之劑，於衰頹
虛弱癱瘓血薄最有功效者，苟無病者服之，則無胃便結，且或

頭痛頭昏是二者不同之明證也○再如濃酒於傳染熱症與痢症者可以多飲而不醉若常人多服則皆醉他如鴉片亦然日常人飲酒每見脈數頭熱身熱面紅眼亮等狀而傳染熱症者飲之則反能定精神止譫語退身熱並去面上灰土之色是又兩相反者也鴉片一藥最爲飲大腸者於受鉛毒肚痛便秘一症則鴉片又可以解瀉之○銀錒葡萄吐散乃嘔藥中之最猛者在神虛昏昧與氣力衰頹之人雖大服不嘔若胃熱者則些少亦大嘔可知藥性亦因症而行苟因執其性而不明其理則又誤矣而評藥性更有良法凡遇因誤服別藥或服藥大過而症反增者須於其錯誤之中而核其藥之如何發力更觀其用

何藥可以解之內科金匱書胃氣症
舉論及此可察而觀之此則較用禽獸驗藥又進一境矣

由參考互證自然見之愈廣識之愈深各藥之性自可了然或

應服入胃者或應射入皮者與凡外貼內射入腦入血種類各

別功力不一皆當逐一明悉庶為醫學之初基由是分而輕重

或開水服或煎汁飲或分用或和勻分毫不紊庶得用藥之理

猶須按部就班守權達變然後乃於醫藥之中有所把握倘無

實據而臆度嘗試未有不至誤者矣

如謙落之藥人服之則有毒而牛服之則無傷鴉片之物人食

則險而兔食則安信石一物人食則死而馬食則生然則藥同

一功用而人與畜食之其迥異如此而謂用藥者可不察之乎

總之業醫者必須於藥性體認的確，於無病者試驗其功力。如此次於有病者窺察其功力，若何既不可拘於一己之見識，而私心自用，更不可因一藥之偶效，而自恃爲功。庶可於醫道精益求精耳。

論驗藥功用

夫試藥之法有二：一則視其如何行至病處，二則觀其功效何以轉危爲安。故首則在配用合宜，務使藥到即行於某經，治其某病，而功效則包括夫天工人事與藥力合而爲之，乃可以去病，乃可以復原。故或以此助彼，或以人事助天工，其功可全也。然而奏功成效，皆資識藥之發力，配用之精妙，苟不識藥力用

之不合而欲其痊也勢必不能

論藥治患處之力

夫藥敷於外患其功力最易明之且由外之效驗更可推測於內腑焉試觀藥力之發於外患者每分各處不同有行之緩者有行之急者如用藥塗於等閑之處則功力甚遲塗於眼鼻則力速而勢偉且用藥又宜驗其在身體如何若當瘧疾發冷之際霍亂脈沉之時縱貼弔膏而皮不紅且此理不特外治爲然卽內服亦然如當腦脈積血飲酒吸烟過醉之時縱服吐瀉之劑亦不瀉不嘔若論外治之藥其立見功效者不一如藥膏則能潤患處弔膏則能發水泡丹與散則能打爛皮肉是也善醫

者觀外之如何應驗而內服亦可推測蓋內服之功原勝外治此殆因胃與大小腸之內皮而藥易透入也若內皮發出津液而滲敗夫藥則服亦罔濟是又不可不知也至內服之功有二其於胃與大小腸之內皮一能令津液生多一能令津液減少多生津液者如服吐瀉藥是少發津液者如服欬藥是且服吐瀉欬各劑並能令內皮津液頓變而爲良也

乃或疑外治之道莫通於內科亦知用藥外塗而由外亦可透內試觀以膏藥療骨痛卽能透入骨髓以顛茄膏塗眼蓋卽能令眸子散大是外治之功亦不遜於內服矣要之敷於外者其藥製夫患處而足顯其功而服於內者其藥亦凝於胃與大小

腸之內皮而尤徵其效也

論藥有應數處之功

所謂能應數處者乃於原用一處見功之後更於別處徵功如士的年與斑蝥二者乃敷貼外皮之用耳而士的年又能壯腦髓斑蝥復能令膀胱發炎然此二者亦小可而已常有服一藥而應驗者數處正不知其藥力之行伊於胡底也細考藥能多應別處者其路有二一因行於腦筋一因行於血管故能於肢體臟腑遍行週至也或謂藥之功乃由腦筋或血管之外而發而不知腦筋血管與各臟腑相關連藥到即散發其功力是腦筋與血管皆能運藥力於各處而要血管者尤多蓋腦筋尚有

不到之處而血管則無所不到也且更有藥用以治腦病而不入腦筋反入血管者可知行於血脉固多也然而藥又有不入腦筋亦不入血脉卽應驗不爽者如用電氣卽有感於腦筋而立作抽縮之狀服嘔藥卽作悶發嘔服瀉藥卽肚攪便稀此皆未入血卽於胃腸內皮發力而各狀皆見者也又如鼻嗅綠氣與輕淡氣則腦筋卽行發力並令氣管口合閉是皆宜察及其理也

論藥何以入血

自將血管考而知其管原有洩氣之勢卽此究查藥何以入血及何以洩散於各處之理百餘年前醫家經設法於外皮試驗

於是由百年而來，自外皮漸及於內腑各部，亦皆次第察覽矣。今夫藥之所入，亦因其形性與某臟某腑相屬合，而卽入之。然何以知某藥能入某部？蓋藥必有形色性味，一經入血之後，其色味必將散出，故觀其由某部散出，卽知其與某部相屬矣。顧論藥之種類不一，約而言之，金石草木、鹽、酸、油、糖，皆有氣味形色，可以考據。勿論在胃爲津液所化者幾何，化剩從大腸而出者又幾何，尙必留有色味，足可考證。卽如松節油，或服或擦，而小便卽有該油之味，可知此藥與內腎相屬，是必由血管進入內腎也。況服麝香、阿魏、樟腦、慈石等物，而發出之汗，仍有該藥之臭，且服大黃、洋葶等物，而所發之汗，亦有該藥之色，甚至醉

後呼吸亦有酒氣此皆顯而易見者也

或疑藥之所入非由血管散佈然亦何怪其疑乎蓋見用藥不見發力或反覺停滯或施藥於此處而力應於彼更或力久不化而變性改形是誠可疑而難信者也然獨不思人身之所長亦賴食物化而入胃腸之吸液管與迴血管運達週身然則藥之能入不亦同此理哉雖然吸液管與迴血管皆有吸藥入內之力而藥之入迴管較入吸液管者尤多蓋迴管既闊大而稠密故藥之入迴血管者既多且稠也

論藥入血之難易

夫藥惟用水化者入血最易不然則須胃腸之津液以化之矣

然藥以水化者最易發力，若九散則或有不能化者，不但發力抑且留於腸內，既不瀉出，又不克化，更或再服，則積之愈多，反滋別禍。由此觀之，藥固以水化者為最益也。

論藥入血之難

夫藥每由血而入，上文已辨明之。然其中不無阻隔之事，如皮膚生厚，則外敷之藥不能入。按藥用外敷，則入血之勢本易。然若久患而皮性堅厚，則常有所隔。嘗見生疥癩，致皮膚皆堅實，厚澀者，雖有猛藥不能盡攝。又如吸核失力，身虛力薄者，服藥亦難到家。再若半身不遂，而欲藥入癱瘓之肢也，勢必不能。縱試以提補之劑，如輕淡與斑蝥，其力亦未必能醒之。

至論胃內則飽食之候有碍藥之發力故醜毒於飽腹者則勢不甚偉他如憂思激鬱常足敗胃腸消化之功而藥亦難以盡發其力故每見腦脊受患大便既結服藥無功者卽此故也又見癲狂與抽筋之人多服鴉片而不醉者蓋亦因其藥不能發力之故耳況在癲狂症則服大嘔大瀉之劑反見其寤睡安然而用補藥則性既慢而所入無幾故有醫者凡遇病關於腦碍藥發力者甯以藥射入糞門而不用以服入胃及遇瘟疫熱症之有讖語者亦以射而不以服蓋服之功力須數日乃見而射者數時可發也倘或不明此理而以鴉片之劑服數次更不見功隨復用以射入肛門則其功力又必太過矣蓋前此所服之

鴉片將欲發力而後此者復又射入以助之則一時而互相發
作人將何以勝其力哉是故醫者貴明理也又如霍亂症胃腸
功用亦失食物不能消藥性亦難入傷食嘔吐症藥力雖較易
發而食物絕不能納之於此二者用藥又當分其老幼蓋幼者
之功用極偉而老者極弱故遇童年則分兩當輕老者當重中
年則既不可多又不可少深心人能勿於此留意乎

論藥入血之路與所發之力

按藥可行於週身臟腑肢體無不可到然功力則各處不同有
行於此而發力特大者有行於彼而發力無幾者醫者當考察
之如迴血管舌肺胃肛門膀胱婦女之陰戶與眼鼻口耳各處

內皮及外皮內腠皆藥所易入之路因各處皆有津液與藥混合故易入血且有腦筋與各臟腑相連故藥易行也

以下分八論各處受藥之勢

論藥射入迴管

用藥之法不一而射入迴管一法始自百年之前初以無病之囚試之將其臂之大迴管刺破而以瀉油四錢射入約半點鐘覺其呼吸已有該油之氣味於是知其力可行於迴身與服無異故凡遇食管塞閉脉管暫停或因過服治腦之劑而昏迷多飲濃酒而醉倒與抽筋癲狗噬毒及霍亂等症藥幾不能服者皆可用射入迴管之法也

論藥服入胃

胃者受藥入血之正路也。空腹尤益。故服藥每於清晨之際。倘飽食服藥。不獨發力遲。且恐藥與食物混合。則有變形改性之虞。卽如鹽類與銀養。倘飽食後服之。則令胃不安。多服則有毒。又如因別處受病。累胃不安。或消化無力。或胃本體原有病。藥人不能發力。甚至胃不受藥而吐者。亦有之。凡遇發力不足者。則須以行氣行血者。以助其力。或用藥在腹外敷。或以水射入肚門皆可。倘至胃不受藥。則須以靜脈安腦者。以平其胃。或以安胃之藥敷於外。或以鴉片射入皮蓋。剛者柔之。柔者剛之。務使調合盡善。則事無不濟矣。

夫服藥莫快於藥水與藥酒。二者因其入胃行攝極易。故藥每

用藥水泡製愈勻入血愈易而本來係屬流質者尤比泡更
妙若丸散則須胃腸內皮之津液以化之乃可入血然凡屬金
石之類水不易化者每易爲胃腸之津液化之如鐵汞錳等類
是其有胃腸之津液不能化者又易爲甜肉汁與肝汁化之如
硫磺與碘及各等油類皆賴甜肉與肝之力焉夫胃與百體相
關應與血脉相表裏藥至胃卽入血試觀服表劑後頃刻卽汗
他如各部專治之藥亦莫不可由胃而進至焉可知胃腸之津
液原有化藥治病之功也

論藥由肛門入

肛門之津液與胃內者相反凡藥爲胃所不受者則宜射入肛

門而肛門不能化者，又當服入胃，如鉛霜一藥，入胃則可化血，而射入肛門則不能。然當病久，胃不納物，則須由肛門射入，允足以養生。惟辛辣之品，則不合，恐令發紅，則痛熨不堪矣。蓋肛門內皮受藥，固不及胃內之多。然若胃不堪用，則以提補之品射入，亦足暫時度命。是則此法，誠益於胃病之人矣。而非但此也。凡遇鎖喉、食管塞閉、吞不下咽，或大小腸、膀胱、婦人子宮、與腎穴等處受病，皆賴此法。一切提血氣、壯腦筋、止痛、與及歛藥，均宜於此。又有以藥之氣味薰人者，如熱水生煙、炭養氣、嚼囉方、伊打酒等，或用以止抽筋，或用以止痛，皆可奏效。惟當射時，須先以清水洗射殆，然後用藥可也。

論吹藥入口與喉

此法除因口內或喉嚨受患之外，別無他用。如牙痛、齒炎、喉痛、口起水泡、喉嚨發炎、止假皮、即白喉症，與及鼻後孔、杏仁核、聲管、頸大脈管等處生瘡發膿等症，皆宜之。

論用藥於外皮

藥之所用以射入皮者有二端：一因皮膚之內受病，一因打吊膏起水泡，以藥滲入，使藥由此入血，以理內患。按前入外皮用藥，不過藥油與止痛或消腫之各膏藥而已。漸則有用水銀管以治疔毒者，久之亦有用打吊膏而能使小便痛者。近又知吸核吸管，亦可由外皮運藥以入者。其餘有具某色某味之藥，入

皮後皆可於汗與小便內察出近又有以水和藥水洗浸而合其藥由外皮潛入者然水有冷熱不同出入亦有多寡各異或謂所用之水熱至寒暑表七十七度則與本身之熱氣相等水氣不能攝入於身人氣亦不能洩出於水倘所用之水熱過此數則水氣勝人氣而水氣自可攝入人身愈熱則攝入愈速而多若所用之水不及此數則人氣勝水氣而人氣反洩出於水且水愈涼則洩出之氣愈多而快並所用之藥必須較服者多數十倍乃可冀其藥入血內蓋嘗有用銀鏤至一百十五滴浸後而小便內無該藥之味可知藥由是路而入誠非易易也雖然亦有少許用之而其形色氣味隨即可見者如斑蝥芥末輕

淡水嚼囉方。伊打酒松節油。及各止痛藥。皆易由皮入內。故浸時。即可入血緣。以上各藥。性皆猛烈。故易攝吸。而嚼囉方尤屬最烈。嘗將猪腳浸入嚼囉方。頃刻間。皮即紅綻。藥行人皮。攝及血脉。故醫者首貴識藥。然後用之。乃神耳。夫藥水浸潤。雖可由皮入血。然較之以藥外敷之法。則功力尤捷。蓋凡外皮之上有外膚一層。體堅而燥。過此乃爲皮膜。藥不至皮膜。不能入血。故凡力薄之品。不能入膜。須設法逼藥入膚。抵於內膜。庶血管可入。內症可療耳。細考其法有三。一則專向外皮敷之。二則先貼弔膏。令發水泡。而後以藥敷之。三則用小水節刺入皮裏。而以藥水射之。

其專向外皮敷治之法妙處亦有三、一則專攻患處而症自可過、一則從外敷治而內症亦可引出一則令其透入血管並可療治內症、但此法當以汞鏤各膏爲最、次則樟腦鴉片或用酒或用油開調均合、惟藥力常可深入、功力亦甚偉捷、若欲敷貼卽應於最近之處、或瘡口之上均宜、倘欲藥入血內以療內症則須擇一便宜之處、或在兩臂兩腿之裏、或頸胸之前皆可、且先須以暖水洗淨、然後當敷時、又須視該處或涼或熱、蓋貼於發熱之處藥性入之不多、可知除用藥敷貼之外、一切洗淨包裹與凡保護勿動等事、更宜小心也、卽當洗淨時、亦有用各等藥水者、或藉此以行血安腦、或將此以止痛止血等事、在在皆

有所措施故雖似外治之法而實可清理內患以助外痊也
外敷之法又有先將皮上衣發起然後用藥敷之者此雖外治
頗與內服相同不拘人身何處但能使藥由皮膚入血則其功
力自與由胃內皮入血相等雖藥之發力於肢體臟腑有彼此
各別之異而用藥則不必限於某處苟能入血自無不當矣但
過用猛烈之法如烙灸則恐血肉已斃藥又鮮能行遍週身更
宜審視該處本有發炎與否若正在炎腫之際則須先以潤藥
不然藥亦不能入血

至論敷治之藥甚多如桂拏磺、毒摩、啡鴉片、顛茄、佛茄兒、毛地
黃、鴉囉、藤黃、土圭釐、烟油、水銀與鏹酒等皆平和而易入可以

各顯功能者也。他如大黃、渣筴、衣禮、爹巴豆、油哥囉新、鉞錦、葡吐散等，則藥力較微而達用亦緩。

夫藥由皮入，其益不少。凡遇胃腸發炎，不能受藥，或瀉紅痢生，胃癰腸炎等症，與小腸壞熱症，或喉嚨閉塞，吞不下咽，食管抽筋生瘤，與有別物塞滯，又或胃腸失力，不能運藥入內，而腦筋尚有知覺，遇此則施藥於皮，獲益不少。卽或藥味太辛辣，不能入口，亦可施之於皮，曾有因大便結閉，藥至胃卽作嘔，入肛門而復出者，隨用弔膏，先將外皮貼至起水泡，卽以哥囉新散，或鴉囉散滲入泡內，卽見下瀉者，此又貴有權變之明也。然以該處受藥甚少，不能如服藥者之多，且藥水亦屬不合，故取用者

惟以藥散居多，其中以土的年摩啡、桂哪草烏頭、了刀邊、金雞納霜等爲最。次於此者，則鴉片與各等止痛藥。惟辛辣勢猛皮部不能忍受者，則不含藥水固不相宜，以其不能留貯於此故雖多亦屬空費。藥油、藥膏則敷貼甚便，但欲用藥以開膏油者則以和勻爲貴。苟開和不勻，則藥不能入血，是故除猛烈之品則究不如藥散之妙。其餘膏油雖亦可用，然本屬藥散者則以用散爲最妥。惟以散滲入泡內之後，仍須以膏藥貼附於外，或以軟布裹則妙矣。

至論將皮膚發起之法不一，有用各等強水將皮損潰者，有用烙灸者，有用滾水者，亦有用弔膏者。然以數者較之，則以弔膏

爲最宜以其藥力尙輕不致損傷深厚若烙灸強水則力甚猛
卽輕淡水亦屬苦痛皆不宜之按用弔膏之法該膏約以方停
一二寸爲度貼敷約兩三點鐘然後更以發潤藥膏敷至起
將泡刺破滲以藥散可也或貼弔膏一兩點鐘隨將藥膏掀起
一半暖水洗破流淨滲入藥散仍將藥膏貼回此法尤妙

凡藥施之於皮部者宜較服入胃者多兩三倍至施貼之處則
以腹上部爲最益其次則在兩臂與兩腿亦可然若內腑有痛
處施之尤益

更有一法能令藥由皮入血者名曰節射此則主用藥水始自
一千八百三十六年所用以摩啡士的年顛茄金雞納霜等藥

居多其中摩咀更屬常用此主止痛最宜會於腦筋痛風濕骨
痛等症屢試屢驗者也更有用匪罈砵的阿鋹錦補吐散與巴
豆油等藥以射入皮者按由皮部受藥入血每以此法爲最捷
節射之時以入皮至腠爲度不可刺入腠裏至腠即可將藥水
射出其功力較別法旣捷且大嘗有用麩酒一份照法射後見
功力勝別法三倍可知此法用藥不可多而其力則較別法更
大又嘗有用開洋花水四厘射入皮後少頃卽見頭痛暈悶面
赤瞳人散大心攪喉熱口極乾渴如是者三日各狀始退且藥
之射入皮者功力常與服入胃者不同如麝香以射可以甯睡
巴豆油以射而不瀉是也又况藥入胃常有停滯變性之虞或

行於某經某部有所不合亦有阻限之弊

然而節射之法亦未必能盡善其中亦有覺不舒者此則在乎各人之宜忌與其所施之處及用藥多寡如巴豆油與鍼錒菊吐散射時不甚難忍射後每覺該處發癢不舒雖然較之貼膏尙比此法癢痛蓋弔膏之力逼之於血脉而節射之力祇在皮腠而已然若射之太過則或不堪忍受耳又若用辛辣之品則射後該處必顯有紅癢之勢藥力多則愈甚更有浮腫者有寔厚者又有節刺之口未埋而流水或流濃者若數孔相連則恐有串潰成瘡之弊蓋年長之人雖一處節射亦常^十八日刺口乃閉者不可不慎

至論射法，前人有用曲坑針者，其法與種痘無異，今則通用小水節內藏極細針管，尖利出入，有羅絲管束，當射時將針管推出，宜徐徐而下，庶藥可透入。此水節乃玻璃爲之，在外可見針管插入若干，藥水射入幾何，故無錯誤，而水節更須緊貼皮外，以免藥水流洩可也。

至論外射之功，較之內服者尤速，且大而藥用不多，如摩啡用以射入皮者，既少於服入胃，而藥性可通行全體，無處不到，若服入胃，則或腦筋不受用，或空腹，或飽食，或胃內皮無力，且或藥停滯不化，與胃精液混合，則改形易性之虞，如摩啡與鴉片膏見自仰阿芙蓉者，食至數錢，其力本足立弊，而有時可延至

可救者亦以其藥在胃內停滯不化之故耳。又況藥射入皮而胃得安閑無事，蓋常見敗胃作悶發嘔，大便結閉等事，因服藥而至者，如服止痛藥，最能令胃不安，而射入皮者，則可免以上各事。而治一二處受病，則未有善於此者。如止腦筋痛，與各處受痛難忍，則射入痛處，而痛可立止。射於別處，雖亦可止，然試以膏藥開鴉片、罌茄及各止痛藥敷貼，或製成藥水洗之，則必須於痛處施之，可知射於痛處始妙也。再若以之內服，則不但痛不能止，而藥性亦難行遍週身，然則止痛之法，誠以節射爲最善也。

或謂節射之法，亦有險處。凡猛烈之劑，若偶入迴血管，運至腦

內則有忽然昏絕或頃刻斃命之虞然自用是法以來偶然昏
厥者或有之突然斃命未之聞也雖然醫者亦不可不慎蓋凡
遇猛烈之品則射法宜緩不宜急用藥宜少不宜多茲將各藥
應用多寡列後

摩啡一厘分五次了刀邊一西厘分廿四次士的年一厘分十
四次草烏頭一厘分十六次惟金雞納霜每次可用一二厘以
上各藥乃最常施於此法者故特將分兩開錄其餘別藥應多
應寡各宜審乎藥力不能於此盡述

射法○醫者以左手二指將皮攔行右手執定水節按正將針
刺入皮底用力將水節往下壓按至入皮下約三四分或半寸

則藥水自可盡透，然後徐徐將針管搯出，復以手指在刺處輕按之，以逼藥水入內，可免往外流也。其射以止痛者，則宜於近痛處刺射，但須留心勿傷臟腑，其射以治內症者，則以在兩臂或兩腿腰背等處，務擇其便而無傷之處施之可也。若欲再射，仍應於原處施之，然若該處係屬現露，而非藏匿者，則不宜或該處勢將發膿者，亦不可須另施於別處，乃妥也。

論藥氣入肺之法

西醫更有以藥氣令吸入肺以理內患者，初則試以鴉片開吸之，自可令人昏醉，後有用熱水氣以治內傷者，漸則各等藥水亦皆可令人聞嗅以治病焉。近又覓得炭養炭等氣，足以壯肺

入血既可療肺病更可治別症也。大抵療肺病有用蓖麻油煎
沸令其煙由鼻透入者，有用綠氣鎔酒與磺強伊打令藥氣由
口透入者，更有用顛茄、佛茄兒仿吸煙令該煙透入者，則自咸
豐年始覈得蒙藥足以入肺，由是西醫復採各藥倣而用之，但
已上各藥其易變爲氣而可入肺者，猶未足爲巧妙也。茲更有
將藥散化水令其氣從口而透入肺內之法，法用小玻管製
成橫直二條，其形恍如曲尺，惟曲尺之內則並有玻條相連，蓋
取轉彎之際而彼此管口要約離少許，方得互相通氣也。玻管
橫豎二條均要長約二寸，而管尾之口更要窄些，由是別復用
一玻罇內貯藥水，其玻管之直宜插入藥水之內，其玻管之橫

者則用法吹之將見罇內藥水透入直管之口而復從橫管吹之其藥水之微煙卽向病者口內送人而病者亦宜順納其氣自有效驗至助橫管以吹送藥氣者復有二法一將橫管套入象皮管內用法揸送此象皮管且有通氣二球用時則將球揸動便可發氣一將橫管套曲頭銅管之內而下用沸水蒸之自可吹煙入口此法凡屬鼻內口內喉嚨氣管及肺有症無論輕重新舊皆可用以治之卽施諸內傷勞瘵雖不全愈亦可畧安蓋用此法者固藉毒藥之力而並藉水氣相助之功惟試此法宜先以味淡之藥水庶可知藥氣入之遲速深淺切忌驟試以辛辣濃艷之味恐其鼻氣不堪忍受則不惟無益而且有害又

勿自起厭煩之心，寧以少而漸加，勿以急而反至受害。蓋初次用藥不可過一厘，分三五次之數。若此，其鼻氣尙不能忍受，則須減至一厘，分八次或十次，甚至十五次。又有謂吹吸藥氣之後，宜將鼻孔暗閉者，然此則惟宜於氣管受病者耳。否則不宜。且初患病者，宜早晚限吹五咪呢之久，俟數日如見應驗，則吹十咪呢至一刻，亦無妨也。

至於藥性之濃淡，固各有不同，宜將其通用者錄之，以便採擇應用。○銀淡養宜用一厘至一分半，以清水一安士量化之。○汞錄毒藥用半厘至三厘，以清水一安士量化之。○鐵綠酒用一滴至十滴，以清水一安士量調勻。○鉛養醋珠用一厘至分

半以清水一安士量化之。○錐礦礬用一厘至二分以清水一安士量化之。○生鹽用一厘至分半以清水一安士量化之。○鋅溴用三厘至分半以清水一安士量化之。○鋅鹽水用一滴至五滴以清水一安士量開調。○炭匿酸用一厘至分半以清水一安士量化之。○白礬用三厘至二分以清水一安士量化之。○輕淡綠用八厘至二分半以清水一安士量化之。○松節油用一滴至二滴以清水一安士量調勻。○至若醋、強摩啡、每用半厘以清水二十安士量化，惟用極濃者亦不過一厘以清水一安士量化之耳。

更有以藥水入口內，使氣可入喉嚨等處者，或因聲管發炎，或

喉嚨有症藥水入口卽含之將頭仰後頸勿過伸順納其氣勿
令水作聲牙較張開而口宜畧閉此用之於口而治喉嚨氣管
聲筋等處病症者其餘眼鼻耳內亦可皆以藥水滴入或射入
使貯積於內治該處之患焉他如婦人陰戶內皮炎或小便痛
及膀胱各處皆可以藥水射入以治之按藥水之入血不拘於
週身各處而胃內皮則最宜功力亦最偉次於胃內皮則以節
射入皮而以藥氣薰聞入肺及以藥水射入迴管則功力又次
之

論服藥後性變化

夫藥入胃之後其所以能變化者無他亦賴胃內津液之酸力

與甜肉肝經之蛤蚧力耳故或與液合或爲液敗變化無窮而物中之有酸力與蛤蚧力者入血後常變化爲塩類其力足以生津長血與藥相混變化出焉凡藥與之相合者則其發力順乎自然不待變遷而自驗然有藥入血後卽行遷變然後發力者或應於此或應於彼功用固覺彌神更有人血卽壞而所發之力或益於病或損於身者用心尤當精細以上各端皆賴化學以覈之醫者正當考究也

論藥治病之功

夫品評藥質若覈藥性與其入血變化諸大端爲學藥之津梁上文已盡言之而何以能治病則未之聞也夫藥果何以能治

病哉其勢固不一端而其用神尤不可以言喻○首固關乎藥之質性蓋凡藥必有一天然治病之功如鴉片之能止痛巴豆油之能作瀉衣嚙格之能作嘔此皆造物所默定而後有此妙用者也○雖則在乎用藥之多寡蓋凡藥必有一定應用之分兩然尤當審其人之壯弱卽藥之或屬堅質或屬流質○次則觀其臟腑之功用受藥之難易然後乃慮及其藥之發力或當使發於一處或當令行遍乎週身況藥有按尋常發力者如斂表嘔瀉與補劑等是又有不按尋常者如嘔藥可用以作瀉或發表○次又當審其效驗果出自藥力與否蓋症有關於藥力而後安者有聽乎自然之力而自安者如熱症退燒時常可

自汗、非必關於服藥也。又況鴉片一藥，原屬斂劑，而用於受鉛肚痛症，反能作瀉。此又在乎各症之臟腑不同，故藥力之所發迥異也。惟此道也，不獨鴉片之於受鉛肚痛一症爲然，卽別藥於別症，亦常有若是之異。苟固執鮮通，將何以達變也哉。

且夫藥力，仍分乎次第。有立應於仁服之時者，有徐應於旣服之後者。而要之徐應之功，亦由立應之功而致。如服植物之行氣藥，固立能行胃氣，此立驗之功也。厥後更見消化日強，身體日健，此又徐驗之效也。又如服瀉藥，立見腸胃不舒，此發力於仁服之時者也。厥後又能去腸炎與肺熱，此又驗於旣服之後者也。故此則不得謂爲專治腦炎之藥，而其功力可及於此與。

用蜚吊膏專治腦炎熱者則不同

顧論各藥之功力尤須特詳之或曰吾未見一藥之功力足以療一症謂其力之不足也然細考之各症亦有獨賴一藥者如瘧症之金雞納霜花柳之汞藥癰腫之挨阿鐮酒風脚之哥枝噤等皆專治必驗之靈丹不待別藥之助而有獨效之功者也雖或未必旋服旋愈而究之應驗者多矣然究其何以必驗之故人多無從而知之惟憑屢試屢驗之據故謂其有必效之功耳又如鴉片之能止肚痛普酒之能治昏昧此亦從試驗而得耳而非預知其必有是功也此無他皆未從事於考覈耳近有能覈悉藥力之有專應於內腑之一部而獨擅其長者如蛤利

類與輕淡之劑獨行於各部內皮故凡氣管內皮有症用之卽效如松節油能滑潤肝經化痰藥能生口津又如鴉片、普酒行於腦部、埃阿鐳能坏乳核、與腎子、易行於子宮等皆專應於一部者、又當證驗、悞服信石而死人、見其信石之匿於甜肉者多、于內腎、匿於肺者多於肝、此蓋藥屬某經故於某多見也、又嘗有於服藥後驗其藥之發洩者、見夫信石服後、若以熱水氣薰蒸、則藥味卽由皮外洩出、而且形性不變、鐵信養則性味變遷、鐵由小便發出、信由汗而出、按藥發洩之路視乎其所以入納而言之、分四等、一凡能發氣之藥入血經者、每多肺與外皮洩之、二凡藥與津液相合者、每按其某部之津液與之齊出、

三凡藥屬某臟腑者，多由某臟腑發現。因凡藥之色味與某質相合者，卽與某質同流。如味酸之藥，卽與味酸之津液齊出。是也。如薄荷、桂皮、二油及甘松、麝香、輕淡水等類，則多應在腦火酒、樟腦、高尼亞、炭匿酸及鴉片生熟等煙。少食之，亦應在腦行氣而多食，則反壞腦之功用。又如鴉片及布撒地喇，則能令目之腦筋行氣。顛茄、鬧羊花，又能令目之腦筋困倦。蒜頭及土圭釐、白芥末，能令目之淚出。又如佛茄兒、鬧羊花及顛茄，能令瞳子散大。而顛茄又能令食管氣管縮小。飯銻、葡萄吐散及咳哩格、錐磺、齒銅、磺、齒卽膽礬等類，能令人嘔沉。香藤、黃大黃、哥羅新迦路米等藥，能令人瀉。汞藥能令肝及各臟多發津液。顛茄

生熟煙、及高尼亞等藥，能令喉核之津液多生。挨阿顛及聚藥，多食之亦能令喉核生液。溴質及挨阿顛、鉍炭、養能散婦人乳頭肥肉八角、小茴香、蓖麻油，能令婦人乳汁生多。荊芥顛茄、及高尼亞、挨阿顛，又能令乳汁生少。哥枝噤、毛地黃、醋強、鉍士圭釐及火硝、鉍葡萄酸散等類，能利小便。又如草烏頭、哥枝噤，能令酸所結之鹽生多。松節油、哥把、畢澄茄、醋強、鉍與夫火硝、側柏、斑蝥、鉍葡萄酸散等類，能令溺改變。與多發、鉍、能令婦人子宮發力。輕淡水、輕炭綠、鉍、錫、葡吐散，與夫甘草八角、小茴香、哥把、畢澄茄，能令溺管膀胱去熱。毛地黃、草烏頭、哥枝噤、土圭釐，能平心平脈。火酒、鐵酒、苦酒，與及阿魏、鐵散等類，能令遍體

血行硫磺圭卮噤安息香及鋏銻葡吐散能令皮膚行血發表
馬錢水能令肉筋發力魚肝油長肌肉高尼亞尼高顛又能平
肉汞藥埃阿鐳能治吸核發大草烏頭圭卮噤斑蝥及鋏銻能
治風濕脚痛與酒風脚至於血經則病多由此而發者而藥之
能於血內乃變化者維鐵質一藥而已其餘多在胃內已化然
後混入血經者耳外此則先高掣可長血內之紅輪辛溫之物
能長血內之絲以上諸藥各具妙用如此醫者均宜細察也

論藥行之勢

服藥之功效半視乎藥料之美惡亦半視乎病體之重輕藥之
美與惡固有異病之輕與重亦懸殊卽一身各事亦不一律最

當考察體認，庶於藥之行於病，得其把握，於症之驗，夫藥亦有證據耳。然卽此亦未易驟得其實據，蓋雖至輕之症，亦常有兼連別患者，則效驗不能立獲，而疑惑於以叢生。於是則有救此顧彼之計，裏攻外應之謀。既有用君臣之劑，亦有輕重之分，或獨飲，或合服，各施妙用，各盡所能，非有成見專方，所可恃以必效。亦在各醫者多聞多見，幸於錯誤之中，挽回補救，庶幾得其妙蘊耳。

論藥之純雜

夫以藥之美惡，固不能一律也。質物之品，異在地土之肥瘦，天氣之寒熱，四時之採擇，與夫炮製之精粗，如採樹葉樹根等物，

而搗汁以作藥膏者取汁宜按天時擇其熱而濃者方有功效
卽將汁或熬或飪仍宜合度若用火過烈則恐壞其功效矧焙
藥之法更宜留意誠以焙之得宜斯得其功用而焙之失宜卽
失其功用也至存貯各藥亦宜小心倘露天氣則或變壞或走
洩而功用卒失然亦有一藥料當製時須賴天氣以蒸晒者又
有見氣而藥性倍加者且藥更有以酒化者如鴉片酒等類是
也若該酒洩去則所存之藥過濃藥又有用水所化者如輕淡
水是也若該藥洩去則所存之水亦無用至論配製膏丹丸散
則須於各藥之功力形性逐一熟識凡數藥功力相同則所配
合者亦無大異如鐵錳錐銅等類藥料雖殊而功力相若又如

綠銀鏤三質亦屬相同而功用無異一經試驗自可知之且夫用藥更當知有膏丹丸散與泡製煎化之不同而實物不及作散之易化而散功力更大試將樟腦一粒吞落則見肚痛倘以水化飲則力又行於腦至於藥散則其力之遲速須視其散之精粗凡散之粗者其力不如以藥搾出之水蓋散以水化未必能如原藥搾出之淨也○況夫用藥或多或少或寡則功用亦異如銀鋸葡吐散用水冲服二厘卽能作嘔若將一厘分十五次服之每點鐘服一次則不致嘔並能平脈發表如服呖呖略二三分卽能作嘔若服半厘至一厘則不作嘔並能發表化痰如鴉片煙多服之卽令人昏迷若食些少則令腦行氣由此觀之各

藥必有一定之分兩。服藥亦必有一定之次數。苟大服不能受而少無功，則須少而頻服之，務足其分兩可也。且藥一次多服，其功力與頻次少服迥異。如迦路米一分半，能令人瀉，若令二十次服，每三點鐘一次，即不致瀉，並能令口津生多，即用作藥水亦然。鮑將利便之藥，一服飲畢，將必致瀉，若分數次飲之，則轉利小便。又如汞藥、信石、挨阿頓等藥，多食即能壞人，若少食而漸進之，則能療癩癰疔毒及皮膚諸症。且用藥之多寡，仍須視夫用於何處。蓋內服與外敷有異，如內服可用五厘，則外敷應三倍至六倍。即十五厘至三十厘敷潰爛流膿，與射入肛門者應加兩倍至四倍。即十厘至廿厘射入皮者可與內服同重，或加三倍。即五厘至十五厘

滴入眼者應減半或與內服同重

即二厘至五厘

更有服藥後忽起意

外之虞者雖緩服漸進亦或有不測然此則非關藥力所發之過乃關其人之心性與內腑之變遷耳譬以一人素能多飲不醉者忽爾少飲即醉此非其酒力不勝蓋亦因心愁意亂或神氣恍惚之故又如一人素稱胃壯能消化者忽食有益之物而作嘔此亦非其食物不合因其驚愁忿怒累胃不安耳由是觀之用藥雖合亦或有因本人之五臟六腑與七情六慾及各腦筋有不合而阻其藥力不能發也況夫藥料更有化之未淨或入胃與胃津膠結而不能入血者此亦藥力受碍而不能發作者也過此則可於外察覺如若以士的年爲丸吞服數次之後

卽見皮外大發瘡癰者此必其藥積胃內不克化之故卽用
黃與草烏頭二者亦然苟多服不化卽發毒於皮外是故凡用
藥一次必須察視一次緩緩圖之少少進之聽其已化而後加
之庶無不測之險耳然至藥之或多或寡或分而服之合而服
之或緩加或漸進功用既殊消行亦異所以同是一藥苟不能
達權應變體認變通則固執之見一存安望其有活人救世也
哉推而廣之各國之人民有異水土寒熱有異老者與幼者有
異婦人與男子不同及各臟腑更不能一概而論所當逐一詳
明也

論地土之寒熱

譬如一人由熱地而遷於冷地，用藥前後，自當有別。蓋在熱地，用表藥則易於利水，而在冷地，則利水又便於發汗，而溫和道，則以瀉藥爲最捷，而所瀉每多色黃者，以其膽汁易下也。然表藥在所不宜，非獨因其能壞牙床等弊，誠恐有碍腦筋與永傷元神，故同是用藥，而南北地土固不同，溫和寒熱亦迥異，及所居之高下與鄉村城邑海面深山亦皆各殊，醫者而可不知之乎。

論四時之不同

又卽四時而論，凡在夏暑之季，人之口腸每多不舒，故常起霍亂之症焉。於此時也，嘔瀉交作，皆色白如漿，苟稍以輕瀉藥，卽

大瀉不止故除糞色黃內多胆汁則瀉劑不可用外凡遇霍亂糞白者皆宜以酒與提補之劑焉是又時疫之所當知按時用藥之要訣也

論服藥之時

夫人之精神與臟腑之功用固朝與暮異也蓋經一夕安息之後則朝起之精力必足而經一日用力之餘暮宿之神氣必衰是以欲用寧睡安腦與瀉散推盪之劑則莫如於晚而欲用提行氣壯筋立骨之劑則莫益於朝此又因時制宜之妙用醫者亦在所當明也

論老幼之不同

夫藥則一何於老幼則不同一則幼者臟腑尙嫩肌理未堅至中年則肢體既定功用正強而老者則日變一日是各有不同也故小兒有病其本身天然之力常足以却病藥劑未足盡恃也蓋在當長之年縱使一時耗損而精力不久可復是以告痊甚易故曰小子易爲再造也遇病初起則戒口勿勞每可自愈藥劑勿庸施之若至久病不痊則可擇其清淡之品少少服之然縱使過服亦未必致險蓋其臟腑之功足以勝之也惟血氣則最忌耗失因小兒血氣未足多耗則病患叢生至外貼則忌力猛之藥若平膏則應小心因其肌膚嫩薄殊易潰爛遠闊內服則忌用霸毒之品衆藥信石雖些少亦不可用卽寧睡止痛

如鴉片之類亦於小兒不合醫者盡當知也若老者血氣既衰一切消剝之品皆所不宜縱屬應用仍須小心逐少而進惟酒爲老人之乳以其有提補之力也瀉藥雖可多服應擇其最輕者更須加以辛溫之品若有鹽類之大瀉藥則忌用之外敷亦忌猛烈弔膏宜慎用之蓋老者生肌則難潰破則易卽射藥入皮一法亦然凡霸力及甯睡之品老幼同忌則鴉片尤甚多用必至腦脈積血推類而廣之舉一隅卽三隅反可也

論男婦之不同

按婦人之質體每不及男子之壯故藥性之行於婦人者其力旣大而功用亦偉是以分兩當輕然此亦不能固執蓋有男子

之弱者，又不及婦人之壯者焉。唯論寤睡與安腦之品，則婦人每易受藥，而瀉劑則男婦相同。至於經行受孕與失乳，則質性又殊不同。用藥恒當異也。凡按阿錮、汞藥，不宜於孕婦。至於失乳，則除肝血生乳之外，別藥及辛溫之物，皆不相宜。恐服後乳汁不佳，有害赤子。再當經行之際，則各腑皆受病，用藥更屬難也。

論習慣之不同

夫四時寒熱，地土之不同也。老幼壯弱，人身之不同也。至於習慣嗜好，又各人有異。醫者亦當詢明。如素非嗜酒者，少飲即醉。若素有酒癖者，則雖飽腹飲之，亦或不醉。素嗜鴉片者，則用以

止痛亦無甚功，又如大便秘結者，則雖大服瀉藥，亦或無功。

論避忌之不同

夫人之性情不一，而好惡懸殊，好則嗜而惡則忌之矣。藥味亦然，其婦人經期胎孕，則尤甚。每有偏好偏惡之味焉。嘗見一人每聞衣畢格，而卽傷風氣喘者；又有服鐵養而卽打震者；亦有因食糖味而卽作嘔者；亦有因服大黃而作嘔吐者。種種所忌，各有不同，醫者亦不可不知。

論心性之不同

夫人七情六慾，腦筋之害，病殊深。有愛惡喜樂悲恐過甚，不中

之弊皆有碍於藥之發力。雖聖手妙藥，病不少減。所謂心疾還需心藥醫也。藥則除清腦筋而外，別無功效。

論病勢輕重不同

且用藥當按病勢而設施，緩急增減，毫不容紊。故有用兵之喻，此千古不易之確論也。苟使人身之氣力全失，則藥劑難冀見功。如大熱症久，炎症則汞藥鴉片亦難發力。內腎發炎則雖行氣利水之劑而小便亦短，氣管當炎時若極力以發津液則更悞。再若大熱累腦之時，昏沉半睡之際，則雖嘔瀉之劑亦無效。大服或微見嘔瀉，又如譫語發戰各症，腦筋正亂之時，則甯睡藥亦無功。總之藥劑之驗於平人與驗於病者固異，驗於輕症

與醫於重者尤殊醫者固須察其病勢審其身體或症屬沉重或有兼連用藥當通權達變乃可轉危爲安耳

論用藥之法

夫醫者言藥非易事也其質性其色味其分兩皆應知之而用藥更屬難言也或應堅質或應開水或應用其氣或應用其汁仍須視其或服或敷射或吸須審度其勢順應其機如外敷宜用堅質取其能在患處發力也內服宜用藥水取其易化入血也諸如此類不可勝數醫者須先明其製法庶於用時無悞耳

論製藥散之法

夫藥散之製不一有春者有磨者有銼者有研者皆以細爲安

粗則無益，誠以藥細則易化而入血，較快；粗則難化，不獨入血較遲，且恐積於胃內，有碍消化飲食之功。更或與胃津混結，則有塞滯小腸之患矣。凡欲內服，不至結團者，宜用白糖及甘草末、樹膠末等物和勻服之，則可矣。

論製藥丸之法

藥丸之製亦不一。有一藥製成者，有數藥配成者。惟諸丸之分，而亦須合度。如用植物製者，則每粒重二厘至六厘。如金類製者，則每粒重一分至分半。且丸亦藥散製成，倘不能膠粘，則以甘草膏或蜜糖等物攪勻，自可成丸。丸成慮其互相黏連，再用甘草末、鎂養散同入罇內，撥勻，自無粘連之患。若取丸內服，則

新製尤佳

論製藥餅

餅式不拘圓方藥力必要均勻加樹膠白糖者取其易入口也

論製藥膏

作藥膏一係取植物之汁煎乾成膏一係用水或用伊打酒或用醋強酸等先將植物之藥放入用火熬之再濾煎乾成膏此殆取其清液西醫用藥能以少許勝入多許者職是故也

論藥酒藥水藥油之法

各法功夫甚繁總而言之不外將藥膏鎔化而成醫者欲悉知其法須於下文論某藥篇內逐味詳明至於化藥一道當以火

酒爲最其次莫如清水又有酒所能化而水所不能化者亦有水所能化而酒不能化者此又不可不知也

論藥方

夫用藥之精妙必須識病真切乃能用之不差而識病真切又在乎察病原認病狀按部施治故病之現乎外者固易治於藏於內者焉如瘧症則較內傷易治以瘧之病狀顯露而內傷則隱藏故也然非預知其難易胡從而辨之是則見識爲醫家之最要事也況夫藥方之最驗者多爲前人創立既經驗則人皆得而傳之矣然徒執古方而不察病勢是又未有不誤者也蓋病症朝晚不同病狀隨時變遷而用藥亦須按時候變更

且更有始終病相反者如初起應瀉、嗣後應補之類是也。故醫者除認症既已真切之候，用藥不獨貴能却病治標，抑且貴能保其精神，固其根本，不致有病後失調，或復發難痊之憾。此其智也。非徒讀書考古，足以盡之。亦惟受教名醫之門，於藥劑考究至精，於病症診視至衆，乃克臻此。故言必效之劑，而欲於書籍得之，勢必不能。且夫用藥之微妙，未易盡述也。而配合調度，亦殊費躊躇。蓋一藥有一藥之性，苟擇配相反，則功力必互相殘害，服之無益。而或有損，故擇配二藥，須兩相合助者，乃可用之。再欲用至第三味，則又應與前二藥功力無碍，庶可冀其有濟焉。故藥用之愈多，而擇配愈難也。更有一藥之力太過，須用

別藥以解之一藥之力不足須加別藥以助之卽如日進之食物亦須有酸有甜有鹹有淡有疏有肉各味調和乃易於消化也而藥劑亦然如衣畢格與鴉片合服則是表裏兼進然此則非識藥真切調度有準未克盡善故醫家以用藥爲最要卽此之謂也自昔至今考覈不絕意蓋欲求是格非庶爲精益求精之道耳雖然不能謂一驗而卽能得其實效之據然亦不得不廣置藥料多配藥方或得考求日深則救治益衆此西藥增訂之意也讀者宜用心考究勿以多而厭棄焉可耳至於用方劑之多寡則須審其病之輕重務足却其病可也夫藥用於無病者與用於有病者多寡不同上文已言之其所以然之故蓋以

無病之精力可以勝其藥故多用之乃見功力且內部無病而藥之行該部亦屬甚少故與受病者迥殊也然而此說亦不能固執之蓋有藥劑用於無病者少許即不能受而用於有病者雖多亦無甚功是故分向亦在乎各人隨時改換隨症變通總不當固執治方爲一定之成見也況乎症有男婦之不同有虛稟之不一更或初起與將終變其形兼連及牽累加其勢更有嗜好惡忌及特異之性情諸大端皆當於首劑用藥時慎審察明更於服後徐驗其病勢係屬加減功效如何乃得實濟此則莫如於服藥後觀其病狀蓋效則病狀必減否則必加此固理之當然也然苟能識病之來歷則藥更易施用再若於藥性確

有把握則藥既與病合而病亦得藥濟此實效可收也惟此非一朝一夕之足盡其智一服半劑足盡其功也況乎病勢日有加減而用藥更不能拘於一方猶在各人隨時應變且凡藥有益於此必有損於彼苟多服不換則日久必形累重是故藥固應服至病愈而後止然苟不勝其力而再強之則禍不淺矣如大便秘結固應瀉然苟攻瀉太甚則腸無可緩而力盡失之矣又如大熱症每多竭力攻發常至精神耗盡身冷脈停或昏沉不醒者由此觀之用藥誠當審乎病勢與其多服而至誤不如少服而較妥也蓋苟不用亦可者則當立止矣故云西藥其目甚繁有其症必有良劑以治之而云醫者其學不易

藥之性善收諸藥之功更須應變靈活慎審週密庶見觸手生春濟斯民於壽宇耳

二二二

三三三

瀉藥論

瀉藥者，欲藉瀉以洩其病也。夫凡人食後，化爲渣滓，悉從大便而出，原不必瀉。是故大便一道，大人則每日一次，小兒二歲以下者則每日三次，老人則一日一次，間有數日一次及十餘日一次者，亦類多無病。此蓋由靜居少動，而血氣不甚運行也。至若或因發熱，或因傷風，或因食滯，而身體作病，則肝胃與大小腸之功用，亦因之而壞。由是各處發出津液，或多或寡，殊屬不佳。此所爲宜服瀉劑也。但瀉劑須服在症初起時，方合。蓋人身之大小腸，共二丈有奇。服瀉劑者，乃令藥盡經全腸之位，而發其藥力也。大抵瀉法有三：一大瀉，一水瀉，一輕瀉。醫

者慎毋混用。若論取瀉之故有五。一則大小腸間或積糞

或生蟲因而食物不消腹中脹滿卽令推之而出。二則令血

減少蓋瀉出血中水液及驅血熱由下而出如眼熱腦炎則使

勿攻眼腦是也。三則令肝化液逾常及大小腸滋生津液自

腸胃中直落肛門瀉出意令濾去血中熱質也。四則使全體

吸管吸去體內污垢。五則能令婦人月經通行。至若瀉藥

不一有服後腹內作痛而由小腸瀉起者如迦路米及渣竺是

有自大腸起瀉者如鴉囉是。更有由大小腸齊瀉者如服

瀉鹽瀉油等類是。獨是瀉藥之爲用亦甚廣矣。其或口苦

胃滯頭痛肚痛大便結熱宜卽服。倘劑若服一次不瀉可再服

也 其或糞積大腸則無論有病無病亦宜服蓖麻油或服鎂

磺

此藥宜多服
水送服

服後戒食煎炒等物自不至大腸結熱也 其或

因疔腫痛及肝之膽汁入血而致面黃宜先服迎路米承藍丸

後再服鎂磺養或蓖麻油等藥 其在痢症厚不宜瀉然若因

食滯而致則瀉亦不妨 其或肚有蟲積先宜服殺蟲劑後服

瀉藥 其或患大熱等症初起時祇宜微瀉不宜大瀉 其在

瘧症及傷寒傷暑亦宜服些瀉劑惟患症已久者勿服 其在

懷妊而至七八月者倘若血管脹滿與及頭腫宜服些鎂磺養

其在水臌及面足浮腫者服此瀉劑固能散去厥水而且或

能療治其症若心肝脾及內腎有重症則服之雖暫能減去厥

水而究不能全愈也。其或腦及脊髓發炎初起時宜服瀉藥

抑或腦內積血及初患頭風者亦宜服之。其或婦人閉經及

月經不調如係因肝胃之功用略壞及大便結熱而致者不妨

瀉。其或肺裡積血及肺之內皮發炎宜服瀉劑惟內傷而至

肺內發炎者忌服。其在皮膚患症者倘若胃不消化抑或肝

與大小腸失其功用則均宜瀉也。然而服瀉藥者固有所宜

亦有所忌。如老弱血虧者不宜服鹽類。患痔瘡及糞後流

血者不宜服鴉羅。患瘰癧及四肢核症者不宜服水銀瀉劑

如迎路米等物是

而且飯後勿服瀉藥。婦人當經行時亦忌服。孕婦

服此只宜微利不宜猛瀉。倘若瀉之太過宜服些樟腦鵝片

酒用以止瀉及止痛。大抵服瀉藥而不知節，恒致胃難消化，因而身弱及大小腸將作炎症也。蓋服藥瀉後，應間數日再服，及驗其糞形色何如。且用瀉劑須酌審病勢，如欲速瀉者，宜服巴豆油，服後則一點鐘可瀉；若服鹽類及藤黃、渣笠、新拿，則四點鐘可瀉；若服大黃、蓖麻油，則四點或六點可瀉；若服鴉羅，則六點或八點可瀉。蓋瀉藥之性，或速或緩，或瀉上焦，或瀉下焦，醫者宜善用也。要之服瀉劑者，須有其候，如下午^三四點鐘服藥，則發瀉在夜間十一點鐘，此最不宜。蓋礙夜睡也，最妙者臨臥時服，至次早可瀉。蓋病人以寧睡爲要也。^{或晨}至於服藥不瀉，又宜用水節外導之法，以助藥力。

卷一

目二

嗎拏

出於亞細亞之西歐洲南邊樹高一丈至丈八徑約粗

二寸許約長八年之久可以剖取其汁

以另構樹身
齒縫中取出

取以入藥

形色

流出汁液初軟漸堅成一片片長幾分至五六寸橫八

分至一二寸厚約一寸或扁或曲色略黃白或略棕色

氣味

嗅之頗似沙糖味甜如蜜內函些少苦辣須細嚼乃知

溶化

水六份可化一火酒亦可化

功用

輕利大便凡小兒及孕婦便結可服服後間有覺腹痛

不安者

服法

每服半安士至一安士用熱水開化

方劑

一方

嗎拏

四錢

新拿葉

四錢

錳礞石

四錢

小茴香

一錢

西藥畧釋

卷一

輕瀉門

嗎拏

礞石

三

沸水八安士

和勻浸一點鐘分三次服每四五點鐘一

次滑利為度

硫磺

此物本原質也各國地中均有生焉如福建台灣日本

舊金山等處多有此礦即近火山處亦有之此物或獨自而生

或偕別物而生如由礪采得者未免潤有沙泥宜即用鍋熬鑪

將見淨礪浮上雜質墜下隨即取出由是將淨礪入甑令其化

氣如係透入冷房者則變為細末如係令入冷水中者則變作

成團西國藥肆所售或塊或條或細末不一

辨別

大抵作塊者乃由山採掘作條者乃熬鑪入管印成作

末者乃由升甑所製

但成末後猶須過水數次而後用

若華人藥肆所售者須防

潤有信石雜質未可妄服 他如石膏及金星石等類亦
有硫磺在內宜察及焉

形色

質脆色黃

氣味

水不能鎔故不成味

溶化

松節油、欒養、鎬養、哥囉方及生油方能溶化餘物則否

雜治
通用

凡作磺強水則專用是物至用火焚之即化為磺養氣
而可以薰白別物如燕窩草帽等類多用以薰之是也

又凡病人久住之房四圍必沾染其餘毒宜閉密門窗焚
硫磺於房內以磺養氣可消除其毒

功用

發表利大便

服法

發表者每服分半至五分 利大便每服一錢至三錢

方劑

一方

硫磺末

三兩二錢

欒葡萄酸散

八錢

柑皮糖水

四安士量

和勻每服一錢至四錢

方論

此藥利而非瀉與別藥能令水瀉者不同蓋服後則糞

色黃而稠且臭同敗壞雞蛋即呼吸及毛管發汗處亦有

此氣息又每日以此藥三四分分三四次服能令臟腑

滋生津液若療痔疾其藥方已詳上欒葡萄酸散篇

外治

凡鉛病腹痛

內服硫磺外以欒葡萄

二兩二錢

清水三搥攪

勻遍身浸洗洗時磺牽鉛而成黑須用鹹洗刷去垢疥

癰用硫磺末

八錢

豬膏

二兩二錢

和勻搽之

又法硫磺

末

二兩四錢

吧嗎油

二安士

豬膏

六兩

番鹹

六兩宜用軟的

火石粉一兩六錢

和勻作膏凡患癩者先用煖水洗淨卽以

藥膏搽之新起者三日可愈若久患之癩則另用白藥膏

塗之可也

硫磺一兩六錢

清水一斤

石灰八錢擇其未過水者

勻和煎沸沸時宜頻攪動煎至水去一半爲度彼患癩者

先將煖水洗淨次用此藥水搽之久咳多痰及患風溼

者

硫磺一錢至三錢

糖水開服

惟患風溼則服藥後外塗

硫磺膏隨以絨帶紮緊又凡患溼癩及風溼者宜先赤

體坐於透氣之椅而頸脖之下以衾圍覆由是在椅下用

堅炭焚磺薰之而令經焚之磺化爲磺葢酸氣如此則該

症感其藥氣而自可瘳也又凡源水而有硫磺在內者

如福州等處
著名是

宜取該水以洗癬癩可愈搽溼癩用硫磺末 二錢

鈇炭養 一錢即淨離沙 豬膏 八錢 和勻搽之 又硫磺 一兩 輕淡

綠鹽 二錢 薄荷油 二錢 豬膏 二兩 和勻搽久患皮膚症良

又硫磺 一兩 錐磺養 八錢 豬膏 四兩 和勻 搽小兒胎毒爛頭甚效

鎂養 或生於地或生於石 **形色** 質輕色白 **氣味** 一味

淡無臭 **溶化** 水難化而沸水尤難化 性涼與酸相

反 **功用** 輕瀉解酸 **服法** 用作瀉劑大人每服七

分至一錢小兒每服六釐至一分 若用以解酸每服宜

用一分五釐 凡胃不消化吐酸水飯後頂脹或痛者皆

宜服服後能輕瀉也 蓋腹內有酸服此即瀉非酸則否

方劑

一 方

小兒瀉膽汁黃色綠因飲乳不合腸胃多酸

者宜之

鎂養

一分七釐

大黃末

三分半

玉桂油

一箇

和

勻加白糖調水服或用以輕瀉孕婦胎氣嘔酸服此均妥

又

方

小兒痢症

鎂養

五分

大黃末

三釐半

白糖

一錢

薄荷油

一滴用酒少許

化

清水

一兩二錢

和勻每兩點鐘服一錢至瀉為度

又

方

治腹痛作悶

鎂養

一錢

樟腦

五分

白糖

三錢

樹膠末

二錢至四錢

伊打酒

五分

清水

三兩二錢

和勻

每服一錢

鎂炭養

出處形性功用均與鎂養同

西藥畧釋

卷一

輕瀉門

鎂養 鎂炭養 蔞麻

臣

方劑 一方 治小兒瀉痛

鎂炭養 五分

阿魏酒 四十滴

鴉片酒 二十滴

白糖 一錢

清水 八錢

和勻每服二十滴效

蓖麻形圖



蓖麻 此樹產

中華印度美國

及亞非利加等

處

製油法 取其

子去盡皮衣將

淨核入鉄鍋微火炒之以手按鍋不甚炙痛爲度炒訖以螺絲

桂膠絞搾取汁復將油加水煎可由浮沫淡去渣滓雜物而
成淨油此油既淨油中自成白物一層隔在油水交界之間恍
如衣沫一層故提油時須小心將衣撤去勿令瀾於油中由是
將油再行隔淨又復和以少水同熬熬至其水盡多和水煎盡飲之
化汽散盡即將油入小瓶搖看以不起白衣方爲純淨

形色

清而稠

氣味

氣不甚佳味甘無毒

辨別

一由搾取其性略純

一以火製成其性頗烈彼藥肆

所售者判爲兩等

功用

利大便凡痢症初起因腸內有不消化之雜質及結糞

在內阻塞疝痛欲下不下服此滑利之自然輕鬆小兒每

服一二錢或三錢大人每服四錢至八錢或加白糖或

檸檬糖同服服後隔三四點鐘必瀉然亦輕瀉而已且服

此藥可由漸減輕其與別藥之當由漸加多者正相反也

主治 凡肚痛甚者用蓖麻油二錢薄荷油一滴鴉片酒二十

和勻服之可止孕婦或產後大便結及小兒應瀉者用

蓖麻油八錢松節油十滴作一服凡服汞綠之後若猶

未瀉則宜服此油以助之每服四錢至八錢

友誼 蓋滑利之劑當以此為最上品而最通行者也若華人

不入服劑緣製油未淨耳以上乃輕瀉藥

鎂磺高由生利和以化學考覈原質乃鎂磺者屬鹽類產無定處多

由煎製而成 一由鹹潮熬晒成鹽之餘鹵傾提而出

取此藥須行大用之品即如山石中有內面
鐵質者亦然如不識製取均屬藥物殊可惜也

一由源水內有此藥取水煎熬而得

一由山巖取出 一凡山石內面有鐵質者可用法製取

一石類西名多羅覓內面鈷炭蓋鐵炭蓋經煨透後加磺強水

圍磺強水與鈷
質鍊為利合

便可製成兩藥一鈷磺蓋即石骨水不能化一成鐵磺

蓋水能化溶化後煎去水汽即成是藥

形色 色白而亮結三角形長珠似碎冰長約一二分

氣味 性寒無臭味鹹而苦 溶化 藥一水二可化

功用 能治熱症利小便瀉大便凡閉結者服此能作水瀉小

服微瀉 服法 每服二錢至六錢或作一服或分數服

空心服之功效更捷

相反

銀養 鎳養 銀炭養 鎳炭養 石灰水 鉍綠

鉍綠 鉛醋鹽之類

方劑

一方

洋朴硝

不拘多少

清水

六兩四錢

以朴硝加入水內至水不能

溶再加淡礬強水八錢沖勻每服一小茶盃隔兩點鐘一

服至瀉為止

附製淡礬強水法

礬強一份量清水八份量

和

勻

一

方治胃不消化胃氣作痛

洋朴硝

八錢

瓜沙

錢或用白朮亦可

冷水

一斤

浸兩點鐘

濾淨每朝飯前服此六錢

一 万 利小便

洋朴硝

二分至四分

多水冲服每日數服

又

法

比如水六兩開朴硝八錢或用水十二兩開朴硝四

錢所服若干功力均同又凡熱症初起宜用洋朴硝八

錢調水分二三次服若畏味苦加入礬強水數滴更妙

又

方

療熱症

洋朴硝

八錢

鈹銻葡吐散

二釐

清水八兩

調化每服一兩至三兩間點鐘一服以瀉爲度

鎂樟水

製法

西藥畧釋

卷一

水瀉門

鎂礬強水
鎂樟水

三

鎂炭養

一錢七分

檸檬酸珠

三錢四分

檸檬糖水

照內法製造半安士

鈹雙炭養珠

六分八釐

清水

足用

先以檸檬酸珠加入水兩安士化之後加鎂炭養攪勻俟化盡
濾隔入噉嚙水之樽再加入檸檬糖水續加些清水以樽滿為
度終則放入鈹雙炭養珠極固樽口用幼繩紮好凡開樽時
似噉嚙水情形恐其沸起速飲可也

形色

此藥無色

氣味

無臭味略酸

此藥另有法可做

乾的成顆服時用水化即鎂炭養檸檬酸珠加鎂炭養也

功用

服法

輕瀉每服四安士每兩三點鐘照服以瀉為止

鉅碎齋

明元

以化學考覈原質乃鉅碎齋也屬鹽類產印度

木等處

國產從地面取出
其性溫燥取塊針

一由源水有此藥

此水自去國之南境而取
其性溫燥取塊針

取水煎成

若泰西所作者即製鹽強水硝強水所賸之滓

若製強水係銅綠加硝強水而
成硝強水係銅綠加硝強水而

而成故所遺之滓
其性溫燥

煎濾以成之也

形色

新製珠色亮白貯久體面之水化汽飛去變為白散

其

珠浮著散
色不亮

若燂熱則較原重減半有零

比如一百公則減
極五十五公密

氣味

苦鹹而涼

溶化

冷水化之藥一水三沸水則藥一

水一惟酒不能溶

功用

性頗寒功力更峻能代鎂磺養而療治各症蓋鎂磺養

乃西國最通行之品若中國未有此藥宜以元明粉代之

惟不宜過服耳

服法

每服二錢至四錢，可輕瀉，服四錢至六錢，即能大瀉。

服一錢，可利小便，倘用白散，減半便可。若憚味苦，加入

淡礬、強酸數滴，或檸檬汁少許，亦妙。

相反

一、鈇炭、蠶、鉅絲、銀質所製水能化之散、鉛醋鹽

之類

方劑

一方 輕瀉兼利小便

元明粉 一兩六錢

鈇銻葡吐散 一釐半

鴉片末 一釐半

樹膠

一錢研末

甘草末 一錢

共研勻，分四包至八包，每日服兩

三包

一

方 治皮膚連纏之症

元明粉四兩 八錢 番釀三錢 石灰水十四兩 太和酒六錢

和勻擦之

鈹鉤葡鹽即路縣製法

鈹炭養九兩 六錢 鈹葡酸散十二兩 八錢 沸水八安士

先將鈹炭養入水，次將鈹葡酸散徐徐加入，攪淨，煎至該水上有一層薄皮為度，俟其凝珠，隨即去水取出，並用紙提去溼氣，然後用樽貯密，切忌露潮。

形色 此珠大小不一，能過光，若研末，則色白。

氣味 藥性頗涼，味鹹苦。
溶化 用水五倍，即能化一。

功用 凡各熱症及大便閉結者服之良。

西藥畧釋 卷一 水瀉門 鈹鉤葡鹽 三

服法

每服二錢至四錢，可輕瀉，宜多用些水沖服。

相反

酸類 有酸味之鹽類 鉛醋鹽類

方劑

一方 鈹鎔葡萄鹽 二錢 鈹雙炭養 六分八釐

和勻研末，隨用白紙包之。另用鈹葡萄酸散五分一釐以藍紙

包之，服時則用二杯，每杯以水一兩，各化一包，化後合為

一杯，則作沸起煙，沸時即服，勿緩。此藥涼瀉，西名層力

士散，即身稍弱者，亦不妨服，誠西國通行之劑也。

又方 療小兒疳積

鈹鎔葡萄鹽 一分七釐 大黃末 五釐至一分

和勻研細末，開

清水服之。

鋪煖香

形色

新製原面半水作珠能過光久則該水化汽

略散變爲白色不能過光

氣味

味若生鹽無毒且不甚苦

溶化

清水易化

功用

能利大便不致大瀉兼令肝多發津液略同煖香

主治

小兒痢症初起最宜大人每服四錢至八錢小兒每服

八釐至一分七釐

鈇葡酸散

此物原質乃鈇養灰輕養也

考此藥製自法國

係由菩提酒存貯日久凝結桶底邊旁之冰但不能純潔先用
法濾澄成珠乃可研末而成此散也

形色

珠形起稜色白係由眾小粒結成大塊者

西藥畧釋

卷一

水瀉門

鋪煖香 鋪煖散

三

性味

性涼味酸

溶化

冷水二百倍可化一沸水十五倍

可化一惟火酒不能化 輕淡水或鈹養水能化 硼酸

和水化之亦易

功用

利大小便

服法

瀉大便每服二錢至八錢 利小

便每服三分至一錢每日可三四服

相反

各樣強水

鈹炭養之類

鈹炭養之類

鈹鉛二質

所賸之鹽類

方劑

一方

療痔瘡便血

鈹葡萄酸散

八錢

硫磺末

一兩

冰糖

八錢

糖薑汁

錢

和勻每服五分至二錢沸水和服

又方消膨脹

鈹葡萄酸散

七兩二錢

澄笠末

四兩

薑末

八錢

和勻每

服三分至五分連服數日或數旬甚效

又方水膨

鈹葡萄酸散

一錢

藤黃末

二三釐

薄荷水

一兩六錢

和勻作一服每日三服

又方退身熱止渴

鈹葡萄酸散

四錢

檸檬

一枚切碎

冰花糖

六兩

清水

二斤六兩

和勻冲搗隔淨每服一杯陸續飲之有痢忌服

又方同上

二 夕一

鈹葡鹽

三

鈹葡酸散 一錢

沸水 十二兩

白糖 不拘多少

檸檬皮 不拘

多 調勻飲之

又方 清熱瀉大便

鈹葡酸散 一錢至三錢

清水開服

鈹硼葡酸散 製法 水易化

鈹葡酸散 四十七分半 硼酸珠 一十五分半

研勻加水俟化盡

煎乾所賸之鹽即是

鈹葡鹽 製法

鈹炭養 十六安士

鈹葡酸散 三十六安士 或加至足用

沸水 一百二十安士

以鈹炭養加入沸水內鎔化逐漸加入鈹葡酸散試以紅藍紙

不變色為度煎滾隔淨再煎煎至水面起一層薄衣為止候其結珠卸盡上面之水以紙提去溼氣用樽貯密即銀葡鹽也

形色 色白 氣味 味苦 溶化 水易化火酒不能溶

功用 略同鎂磺養利大小便解尿酸 服一錢至四錢可瀉

相反 各酸類 有酸味之鹽類 有酸味之菓子 石灰水

銻綠 鎂養 銀淡養 鉛霜

汞綠 即迴路米俗名綠粉 製法

水礞 三十八兩四錢 磺強水 二十八兩八錢 生鹽 十四兩四錢 汽水 備足

先將水礞一半與磺強水相和放隔沙盆內用火炖至磺強水化盡變為白色一團之形此即汞磺養也取起和入未煎之水

硃同研勻，後將生鹽加入，再研至不見水，硃星爲度。然後用瓦罐貯密，照法升甑，以管透入一寬大房內，則該藥不致粘結。四圍可墜下，盡成細末也。取起，用雨水煎沸漂洗，漂至極淨，將所漂之水加入輕淡礬一滴，其水毫無變色爲止。此係美國製法，英國大概相同。

辨別

華人所製者，內瀾石膏過半，而功用大遜，且恐有毒在內，未可妄服。

緣此物恒混有汞，綠毒藥，故必須將該毒

漂除，而後服之，無礙。蓋汞綠毒藥，誤服必致壞人，大抵汞

綠毒藥沸雨水能化，故可漂除。若汞綠，則非水所能化也。

形色

色白

氣味

無臭

溶化

水弗能溶，故不能成味。伊打火酒均莫能化，惟用火可

甌

覈淨

一以汞綠少許、火酒燈甌之以千層紙一片在上遮之、如化得盡、便爲純淨、甌不盡者是有雜質、一用鉞養水和勻、汞綠燂熱變黑色者佳、倘有輕淡水在內、便屬有雜質、未淨、一以汞綠少許、用煖水或煖火酒和勻、隔淨、乃加入輕磺酸、該水不變色、卽無汞綠毒藥在內、否則有毒、或將隔淨後之水、加入硝強銀、不起白鹽者卽無毒矣、一汞綠不拘多少、以淡醋酸和勻、隔淨、加入輕磺酸、或加入硝強銀、水不變色、不起白鹽、則內無輕淡汞綠毒矣、

收貯

此藥宜貯暗處、勿露天氣、乃不變壞、若經光則由漸變

黑功用全失，所以宜用黑瓶收貯，或用黑紙裹瓶，方妥。

功用

此乃瀉藥中通行之品也。

主治

頭痛、胃減、口苦、舌胎白，服之見效。熱症初起身體不

安、微惡寒、口苦、胃不思食，服之見功。以上因胃內停食

不消化，累及各臟所發津液虧少，以致血內有毒，腦亦不

安，各事服此能瀉出胃腸積滯不化之物，及令各臟生發

津液足用，兼除血內之毒故也。小兒疳積生蟲，服此能

令瀉出，或和山道年同服均可。

服法

凡取瀉，大人每服五釐至八釐，小兒每服一釐至四釐。

服時最好在晚上次早再服些大黃、鎂、礬、養、渣、竺等類瀉。

藥以助之如此則能合腸內之積滯瀉出且所服之汞亦從此瀉出也

相反

蛤利類

蛤利合

炭強酸
綠氣

成鹽之類

石灰水

輻淡

綠 各強酸

各金類合磺強酸成鹽之類

方劑

瀉丸方

汞綠 二錢

藤黃末 一錢

大黃末 四錢

渣笠末 四錢

鴉囉 一錢

先將鴉囉煮溶和各藥爲丸共做一百

八十顆每服二顆至四五顆

又方

汞綠 四分
一釐

哥囉新鴉囉膏 五分
五釐

渣笠膏末 四分
一釐

西藥畧釋

卷一

水瀉門 汞綠

五

藤黃末 一分 放入圓乳砵加少水和合爲丸作二十四

顆此丸欲輕瀉者服一顆服三顆可大瀉

又方

汞綠 二分 嗎拿 一分 甘草末 一分 樹膠末 酌量

和勻加水少許爲丸六顆欲瀉者每服一九至三九

雜治各方 小兒嘔不止各藥不能下膈者服此甚驗

汞綠 一釐分 和些白糖一點鐘服一次便可止嘔此

藥質屬重墜且水不能化故服之而嘔自止也

又方 治大人小兒暑汗醃紅腿腋頸項等處

汞綠末 不拘多少 先用水洗淨搽之

一方 汞綠一錢

豬膏八錢

和塗癰處甚效

又方 汞綠一錢

硫磺二錢

豬膏一兩

和勻搽癰疥

均效

汞藍丸

製法

淨水硯

一兩六錢

玫瑰糖

二兩四錢

甘草末

八錢

先以水硯合玫瑰糖研至不見水硯星爲度然後加入甘草末和勻貯罌用時取以作丸照此製法則是藥料每三釐卽函有水硯一釐在內也凡水硯所作各藥此爲通行之品

附作玫瑰糖法

採將放鮮玫瑰花去蒂選淨瓣十二兩眼

去水溼搗爛加入冰糖粉三十六兩相勻用確貯密

功用

療治各症與素緣同

服法

作瀉藥每服五釐至八釐即服至一分七釐亦可

雜治

一治疔最烈若初起一二日先用銀丹炙之或用硝

強水打爛庶免毒延入血

雖然意欲其如此
實難也

倘過三四日後毒已

入血每日當服此藥二三次每服二三釐倘服至牙肉略

腫口涎多流則暫停止俟口愈後仍當接續而服或減輕

些服至二三十日或云須服至六個月其疔毒方能斷根

去清但疔疔服此令其功用入血以除毒並非欲其作瀉

故與上文用意不同若見瀉宜加入鴉片半釐以止之

相反

同素緣

免瀉方

汞藍丸

一分四釐

鴉片烟末

一分七釐

甘草末

一分四釐

樹膠末

酌用

和勻合爲丸四粒每日服三九分早午晚三次服

火石汞粉

製法

淨汞

二兩四錢

飛淨白火石粉

四兩八錢

和勻須研至不見水硯星爲度然此雖成幼散若察以顯微鏡則仍現水硯點也

功用

同汞藍丸性則倍純

服法

作瀉藥用壯者每服八釐至一分七釐小兒四五歲者

每服三釐至

四分五釐

西藥畧釋

卷一

水瀉門

汞藍丸

火石汞粉

三

主治

小兒傷風身熱胃不消化腹内生蟲疳積作瀉糞色或

白或青每日早晚宜服

一釐至三五釐

量兒大小酌用加白糖調

水服或加大黃末少許同服亦佳小兒或患父母遺

傳疔毒者服此均妙

相反

同汞綠

方論

以上汞綠汞藍丸火石汞粉皆屬水硃所製醫者須究

明水硃之毒如何發出證據要察服藥者牙齦略腫有紅

絲一條口涎多見此須暫停否則恐有牙肉腫痛甚或牙

脫之患故不宜驟服過服也凡素患頸癭血薄之人及

小兒薄弱者不可妄用用時須加意謹慎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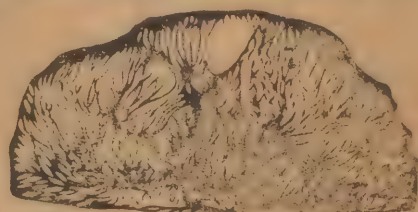
此藥宜列
入輕瀉門

作末即呈艷黃之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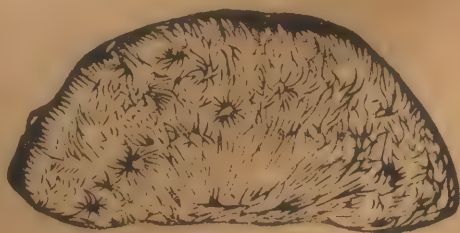
氣味 氣香味苦而略澀入口嘗試則令津黃而帶少沙

辨別 此物在體之輕者既多蟲口而枯即在體之太重者亦

西藥畧釋 一 卷一 水瀉門 大黃



中國大黃形圖



俄國大黃形圖

大黃 樹產中華四

川省及滿洲俄羅

土耳其等國樹約高

七尺采根入藥用

形色 形如蘿蔔每

多蟲口質頗脆其破

口現紅黃白三線紋

非盡佳品是在乎善擇耳

考訂

查時珍本草云能療吐血衄血酒製上行能除腸熱

未盡然也

功用

清熱去積滯通祕結助消化若研至極細功効愈大

蓋因其易入血也用水浸或酒浸之均能提出其功力

服法

重用利大便輕用不能利反以止瀉故每服二分至

三分則利大便服五釐至一分可助消化而益身體利

大便並非令水瀉大瀉也

方劑

一方

取瀉

此服大黃取精去滓之法也

大黃 一錢

沸水 四兩

浸兩點鐘濾淨每兩三錢

服一
二兩

一方 大黃末

兩安
土量

鎋養散

六安
土量

薑末

一安
土量

三味和極勻每服三分半至一錢小兒減少三分之一

又方

大黃

一錢
粗剉

八角

三分半
粗末

鎋礪養

四錢

沸水

五兩

浸漚分兩服二方皆輕瀉者也

大黃丸方

治大便秘結胃不消化午後服三四丸甚驗

大黃

二分七釐
研幼末

青礪

二分七釐
研幼末

番礪

六分八釐
研末

和清水作丸四十顆小兒疳積或熱症服此藥宜少加

鎋養及沙糖和服

一方 大黃末三分 錳養一分七釐 作一次服亦妙

一方 小兒肚瀉或大便祕結均可服

大黃粗末一兩六錢 沸水十三兩 浸兩日布濾加入冰花

糖二十四兩每服一錢至二錢

大黃藥酒方 小兒三四歲疳積及肚瀉甚效

大黃粗末 一兩 丁香 二錢 玉桂末 二錢 淨荳蔻 一錢

打碎 火酒 九兩 清水 九兩五錢 若用尋常之酒則用十八兩五錢不必加水

同浸十四日每服一錢間兩點鐘一服

鴉囉 該樹產於亞非利加及印度等處樹高三尺餘身徑三

四寸其葉多汁或取樹身之液或取葉內之汁焙乾製作藥團

鴉囉



化四而已

形色 形若兒茶，色頗黑，天

熱則軟，天寒則硬

氣味 味甚苦

溶化 此藥雖火酒亦未能

化盡，若冷水不能全化而祇

化過半，其餘再以沸水化之，

亦祇化過半，大抵五分約能

辨別 此藥用自古昔，但地道不同，功力亦異，用者宜細察焉。

功用 能瀉大腸，殺蟲，調經，暖胃，但不宜過服，過服則令肝門

痛熱且多作丸服因其味太苦也

主治

讀書辛勞頭痛便秘婦人腰脊骨痛月經不行並宜用

之

宜忌

孕婦及生痔者忌服 即大小腸有炎症亦不宜服

方劑

藥丸方 治虛弱黃症秘結效

鴉囉一錢

沒藥五分

蜜和分作十八粒每日服二粒

又

方 大便結身弱疾倦無力者宜服

鴉囉八釐半

金雞納霜一釐七

薄荷油一滴或三滴

和為丸一粒每日服三粒

又胃不消化方

鴉囉三釐四至六釐八

衣畢格一釐七

作丸一粒每服一九兩

三日一服

又方 瀉大便

鴉囉末兩安士量

硬番鹹一安士為末

八角油五十滴

蜜糖

半安士量

和勻作小丸每服八釐半至八分半

又方 祛腹內風瀉大便

鴉囉末一安士

阿魏一安士

硬番鹹一安士

蜜糖酌用

和勻作丸每服八釐半至三分

又方 鴉囉四分

沒藥三分

青礬二分

和勻作丸十二粒每

服二三粒亦可欲輕瀉者服四五釐欲大瀉者服三四分

鴉囉精

西名鴉囉精
製法未詳

此物作珠形，味極苦，清水與冷火酒不能化，惟

熱火酒及飯養鋼養水方可化，每服二三釐，用瀉大便甚驗。

新拿



新拿

俗名洋
寫葉

此樹產印度埃及等處，高約

二三尺，亦間有七尺者，采葉用。

色味

形尖，味苦，不適口。

功用

瀉大便

服法

宜和別藥同服，方妥。此藥多用

泡服，少作散末，用者宜知。

一方

新拿葉

四錢

鎂礬養

八錢

八角末

一錢

沸水

六兩
四錢

用碗盛之

攪勻再以一碗覆蓋俟冷分三次服每四五點鐘服一次
至瀉爲止凡服瀉藥未驗者宜服此以助之並療臍腹脹

渣笠



渣笠 此藥產亞美利加及

墨西哥等處渣笠二字本該

處城名因借以名藥者也樹

形如菩提其藤甚長采根研

未製成爲藥 形色 根圓

大者如橙外色灰黑內裏乾實如木 氣味 氣香味辛

服法 每服宜用二分半至五分但合他藥同用更妙

功用 能瀉腹中之水消臍症

方劑

一方 治熱症初起口苦舌胎白最效

渣笠 一分七釐

迦路米 八釐

和勻分二次或一次服

一方

渣笠散

五安士量

鈇葡萄酸散

九安士量

薑末

一安士

和勻密篩篩之

再入乳鉢輕輕研勻每服三分半至一錢每日服一二次

瀉丸方

渣笠

八錢

大黃末

八錢

鴉羅

八錢

番礪

一兩六錢

加糖薑汁和勻為丸每服三分半至五分

渣笠膏

製法

渣笠根粗末

十六安士量

火酒

八十安士量

清水

十磅即七斤半

先以渣笠末放火酒內浸七日將酒擲出淨盡設法甑之

提出其酒所賸之藥汁成稠軟膠其藥渣再以清水浸四點鐘又搾出其水將絨布濾隔煎至成膠連初次藥酒膠併入一鍋煎之須小心用火不可過猛煎至不硬不軟可爲小丸爲度

土金無尼

此藥藤木長略一丈五儼如苦瓜樹產土耳其國

采根入藥用根長約三尺徑約三寸以刀割之卽有汁液外流

形色

如牛乳但潔淨無雜質者方爲上品取汁焙乾色棕黑

溶化

木不能化惟伊打火酒可化化後氣息微辛溶化後將

酒煎去一半加入清水澄定將墜於底者復取以焙乾用

辨別

藥店所沽乾藥根外棕內白無氣味惟取以作膏用

西藥畧釋

卷一

水瀉門 土金無尼 蓋無膏

庚

考覈 蓋土人掘根取汁，雜有沙泥，迨焙乾時，泥與汁溷結難

分。比上等，有功力減半。服須加倍，方能見效。故不如製膏之法，為妙也。詳見下文。

士金無尼膏

製法

士金無尼根

八安士量
研粗末

火酒清水

備足

先以火酒十六安士入鐺，放入粗末，覆蓋，慢火燂，熟至十二個時辰，置漏斗中，隔之，酒盡，續以火酒，隔至酒內無藥色為度。貯好，加清水四安士，設法，甑之，提出原酒，將所賸之藥水，傾入大磁碟，俟冷，澄定，除去上面之稀水，其凝定碟底者，再以熱水洗之，或用火爐或隔水焙乾，即士金無尼淨膏也。

功用 能大瀉水瀉，並令肝生多津液，解肝積血，或用此偕別

種瀉藥作丸亦可。方釐 一方

土金無尼膏末 四安土量 渣笠末 三安土量 乾薑末 一安土量

先以各味分研細末，然後和勻，用密篩篩之，再入乳鉢輕
輕研勻，作瀉藥用，每服一分七釐，至五分一釐。

又方 小兒疳積生蟲服之最好，因此膏無甚氣息也。

土金無尼淨膏 六釐八 牛乳 兩安土

先以少許牛乳和土金無尼膏入乳鉢研之，漸漸加盡牛
乳以不見此膏為度量，兒大小作一次或兩三次服均可。

又方 胃不消化，大便結大小腸有風服之立效。

士金無尾膏

三安土量
研細末

薑末

一安半

八角油

三十滴

丁香油

三十滴

清糖水

三安土

蜜糖

一安半

先以糖水浸溼二末放

入乳鉢漸加糖水研勻次加蜜糖再次加八角丁香二油和勻

作瀉藥每服一分七釐至五分一釐

哥羅新

此樹產歐羅巴亞非利加日本

哥羅新

印度呂宋等處其花略黃其藤頗長而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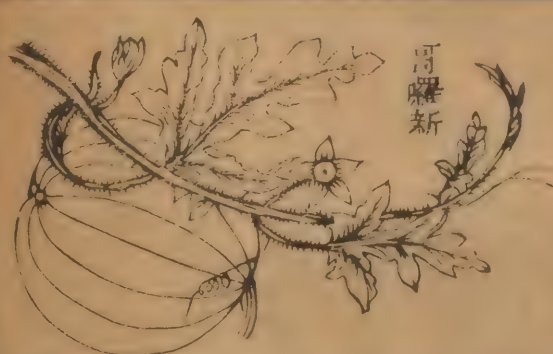
身樹枝均有毛功力在瓜

形色

瓜黃而圓狀若橙徑二寸餘質輕

內分三岐當瓜熟時其皮則滑而韌其肉

則鬆而白面核甚多用以作藥自古皆然



氣味 無臭味極苦 入藥先將瓜皮核去清後將瓜肉曬乾

研末作散用 功用 能令大瀉

服法 有毒不宜過服過服能壞人此散須偕別藥同服不可

獨用若獨用之每服三釐至七釐則主輕瀉每服八釐

至一分半則主水瀉

哥囉新膏方 哥囉新淨瓜肉 四兩 八錢 鴉囉膏 九兩 六錢 土金無

尼膏 三兩二錢 研末 番齰 二兩 四錢 火酒 六斤 荳蔻 七錢 去壳研末

先將該瓜肉放入火酒內連浸四日搾取原酒去瓜渣將

酒設法提出另用將賸下之稠汁將鴉囉膏番齰土金無

尼膏末荳蔻末加入和勻慢火煎至稠結攪勻作膏 此

等膏西國藥肆常備最屬通行

方劑

一方 治胃不消化肚痛

哥羅新合鴉囉等藥膏

七釐 此藥膏西國藥店常備

迦路米

一釐七

和勻作丸一粒 每晚服一丸甚效

外治

一方 哥羅新淨肉

一箇瓜內之三分一

清水

八兩

浸透

用水筋節射入肛門通結瘰癧滑瀉

女人白帶節射入肛

門令瀉而白帶

自愈

布道非連

此

樹產於美國蓋



布道非連根

野生，非人所植，高約尺餘，而每生於巨樹下也。該樹不過兩丈，中結一菓，而甜可適口，入藥專用根。

形色 根長三四寸，徑粗如鷺毛管，其色棕，研末則轉灰色。

氣味 氣息頗甜，其味苦辣而悶。**溶化** 火酒能提其功力。

製法 用根研粗末。十二兩 火酒六十安上量 先以火酒溼藥

末，放漏斗中，餘酒逐漸注下，接以樽，設法甑之，提出其全酒貯

用。另用淡鹽強水。以清水廿二分鹽強水一分和勻 比如提去酒之藥水一

安，淡鹽強雙倍，凡將藥水傾和時，不佳手攪勻，放十二時，凝

定後，除去上面稀水，取其稠結者，洗以清水焙乾。

功用 **同渣筭膏** **服法** 每服一釐之五分四，至一釐半，立

見大瀉或用以作散或用以作丸均可惟宜慎用耳

主治

凡大便秘結面黃肝積血膽汁少糞色白者服之皆效

方劑

一方

治便秘口苦肝積血胃不消化

每晚宜服一丸

布道非連膏

一分

顛茄膏

五釐

甘草末

一分

和勻

作丸十粒

藤黃

此樹原產暹羅安南國斫其樹身皮裂液流接以竹筒

凝結成條

形色

質脆易碎長約六寸徑約一寸橙黃色和

水色亦黃

氣味

無臭頗辣

溶化

大抵水能略溶伊打

酒可化

功用

瀉水殺蟲消脹

治腹脹宜和蠲蠶渣筴等藥同服

方效

藤黃



服法

每服宜用二釐至八釐，惟不可

獨用及不宜過服，若多服則不免作嘔

腹痛

方劑

一方 治臍脹瀉水

藤黃

一分

鈹葡萄散 二錢

渣笠一

錢

共研勻分六包，每兩點鐘服一包

凡大腸結熱腦中伏熱均宜服

一瀉九方

已詳上文迦路米篇內

巴荳油

此樹高約丈零，產印度中華四川等處，樹身亦能發

表，樹根亦能大瀉，惟鮮用耳。製油之法，取子去壳榨油，又

西藥畧釋

卷一

大瀉門 藤黃 巴

三

法 或用炭磺水或用伊打酒浸之俟浸出藥味隨將水與酒

煎去則所賸者此油也 **形色** 色清貯久變黃 **氣味** 辛

溶化 伊打酒能化 **功用** 瀉劑上品 **主治** 頭痛腦熱

大便秘結等症 又塗此油在肉能生炎起瘡癰 **服法**

此藥功力太烈每服一滴至三滴即大瀉故非常用

方劑 方

巴荳油 六滴 番鹼 五分 八角油 二釐或用末亦可 甘草末

不拘多少 共和勻為丸八粒每服二粒

又方 巴荳油 二滴 火酒 少許 加麪包末和勻為丸或

四粒或八粒俱可每一二點鐘服一丸能瀉

一方風溼骨痛

巴莖油 一錢

橄欖油 五錢或用
生油亦可

和勻擦之

又方風溼症效

巴莖油 一錢

松節油 八錢

調勻擦之



衣禮爹

衣禮爹

此樹產於歐洲其形恍如苦

瓜樹而菓亦似小瓜長約寸餘外有微
筋而內有黑核作藥則取其未熟之菓

搗出汁後隨除去上面稀水其餘濃汁

墜下取以焙乾用 形色 乾後成片

厚約半分其色略綠或略灰

氣味

苦辣服後涎多口苦難回無酸力亦無蛤利力

溶化

水不能化宜以熱火酒化之也

功用

此藥能大瀉功力峻甚

服法

每一釐宜分九次服隔日服二三次若猶未瀉則以漸加之至瀉爲度且不宜接連頻服服多則作悶作嘔水瀉不止速見憊弱大服輒能壞人

主治

肺有血積不安及頭刺等症服此能令大便水瀉自覺安然

方論

若用以療水臌其功遠勝別藥蓋水臌有兩種其臌腑未壞者服此可愈其臌腑已壞者服之雖難告痊亦可暫

安若臍症而至頭與手足均腫則兼服利小便劑可也

但水

臍與子宮核癰不同治法
醫者須子細查確乃可

方劑

一方 衣禮參片 玫瑰花膏 甘草末 和勻爲

丸惟此藥片用一釐須分作九九粒務令均勻

一方 衣禮參六釐八

熱火酒四安
七量

和化每服三十滴

或白粥或清水送服

自藤黃起俱大瀉藥

附用藥水節射肛門之法 已上各種瀉藥除迦路米外均可

調水用水節射入肛門取瀉 彼大腸結熱倘服瀉藥不瀉更

或服之不能下咽而動多嘔吐如此則毋庸內服即由肛門射

入便得此法在西國頗爲通行 又法祇用水射入以助其瀉



或煖水或冷水均可，便能將焦糞推出，大抵該水納用一斤至二三斤為度。惟射入後須着病者略忍片刻方驗。若晚間大便甚結，則約射水四五兩，令其忍至天曉，而該糞自不燥結。迨曉後再射以多水，自然瀉出。凡用此法者，宜徐徐射入，不可急躁。

藥水方 新拿葉四錢 沸水十二兩 浸

一點鐘加入鎂磺四錢 再加攪油八錢 或生油亦可和

勻節射入肛門甚驗

又方 生鹽四錢 粥水十二兩 或 加生油少許和射

入亦妙

餘論

西國用水節射之法，器具不一類，多巧妙，或藉他人射入，或由自己射入，均可。況除此而外，推之婦人前陰，或有膿瘡，或有瘀血，與夫目內耳內，或有患症，俱可用此法洗淨。學醫者宜悉察也。

終

Last Page. Vol. I

卷一

十三

H87374

1914

V.1

H87374

1914

v.1